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基字02260122号 No.6230







接收李培天圖書



接收李培天圖書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三

詩

丁卯歲守菴叔同士立弟邵如岳表姪孫至金陵官舍余訝其來之遲而別之速也紀以是

作

以下留都
摠督時作

北遊齊魯南踰嶺累歲浮生逐萍梗關山萬里音問
稀明月滿庭形顧影一朝宦輒移金陵帝里風光
接鄉井朋知親舊得得來慰我衰顏時一哂亦有叔
弟鵬底書新年早發西溪艇可是春初尚怯寒欲行
未行期不准使我旦候秦淮船夜向燭花占合併淡



旬携手始入門已是月正當晦盡病妻強起理盤飧
兒子一班都蠢蠢家門一任造物爲骨肉坐忘更漏
永白髮絲絲說少年負笈從師記齟齬轉眼光陰逝
不留只今忽忽逾知命竹林有酒下澤車自愧猶牽
秩三品叔云天北望九卿何似城南耕二頃聞之動
我宿昔心

天子臨朝出新令臣才何補首宜斥短䟽上陳須得
請晤言未了促戒途苦勸再留君不肯向來遠道空
相思見面匆匆別何忍淡蕩春光柳色青桃花吐珠
杏花盛官衙散帙頗餘閑一炷清香瀹殘茗窓前蕭

蕭雨驟急展轉中宵眠惺惺

金陵贈林平泉太史太史別久學識甚邃

一別年深學亦深暗從千古度金針斷餘大匠希傷
手悟到良工覺苦心身棄功言惟立德念除來去只
存今金陵一笑大江濶天壤斯人着我吟

樂漁樵所辭

樵之所山棲漁之所水處鹿豕同遊魚蝦作侶或坐
枯木於深巖或放扁舟於萬里顧身世兮不住以拘
出入雲烟兮杳不知其所止耻役形以謀生兮釣則
食而採則茹吾何知五更聽朝鷄之爲榮又何知雪

夜奪祈連之爲脊濯纓兮清流振衣兮高岡是漁是
樵兮有所無所掀髯長嘯兮嘆蠻爭觸鬪者之亡羊
贈菊逸惠君因以爲壽

少從閑路踏來岐中歲多才笑惠施蟬蛻孤高臨玉
露蓮花清淨出金泥身堪師席名門致室斷笙歌第
子隨薄俗亡羊心獨耻狂流奔馬力能支手栽彭澤
陶潛菊歌放商山四皓芝愛切同胞還共產撫成猶
子作佳兒遶籬鷗下常爲伴載酒人來每問竒初度
春風三月候髯仙年甲一週時儘容長者門前轍復
得朋徒醉後詩解綬我將從爾隱卜隣同住水西湄

王孚齋兄就官銓部來別留都爰念平生慨然

有贈

意氣君無敵襟期我不違
燃犀驚水族織錦割天機
才大成當晚珍藏識更稀
馬牛呼且應周蝶是還非
將赴公車召來尋南國
畿舊遊人幾在一見客如歸
世味渾無染心緣不起
依神雖誰詫說鼻斧或曾揮
倒屣迎卿相傳經托鉢衣
此行吾道重端爲謝輕肥
因次同友人登金山有作
長空渺茫何所有大江西來
白龍走乾坤一瀉欲倒
傾橫截中流見跟肘靈骨原
分混沌精孤峯力與狂

瀾闔砥砧東南須着此流者峙者看同久閣道層層
霄漢懸天清風急鼉鼉吼登高作賦愧大夫縱目聊
因洗塵垢同遊數輩俱得意各各無言但搔首想當
萬丈根盤處水族憑陵古今守化工變幻世不知蛟
螭吐珠貫星斗寶山我入今幾回日暮歸來笑空手

送火元卿赴山西憲幕

東土逢君入幕時傷心同賦鶴鴒詩時俱有愁過容
鬢蕭條改身在年華荏苒移戎馬近聞三晉急軍儲
更恐萬方疲陳琳最是工書記破虜先傳露布知

次存翁徐相公乞休韻四首

以下北少
宗伯時作

一體乾坤念未休
壯時行處少時修
滄溟是大蕪收
滴泰華成高不讓
丘四海歸依元輔望

兩朝眷顧老臣謀
陽生幽谷回春手
何用蓬壺問十

洲

周家滋至值天休
一德還資輔理修
誰道公門盡

桃李共看霖雨足
郊丘位高轉切憂
勤念功就方知

遠大謀愛國愛身原不異
玉堂天上是瀛洲

動非逐物寂非休
宇宙擔當性亦修
心事白頭懸日

月身名青史重
山丘中宵筭賦甦
民瘼幾處籌邊伐

虜謀 草詔助成新政
美魚遊春沼鷺春洲

賜沐餘閒亦不休
職司百揆切交修
經綸腹內滿兵
甲文學塲中富
索丘力挽流風還
大雅坐無聲色定
訃謀搜羅野澤徧
遺逸悵望多虛舊
釣洲

送少宰林對山赴任 留都次徐存翁韻二首

聲價儒臣動 帝京此心如鑑亦如衡
職聯太宰

君恩重官是仙曹
世網輕 丹陛風雲頻佇望
蒼生

霖雨更含情 講筵早晚還
耆舊休道淹留白下城

天子文思坐玉京
文臣前席近台衡
補來 龍袞絲

絲細携去爐烟冉冉輕
戀 闕敢忘三世寵
瞻雲却

慰十年情一生忠孝
關心事莫滯斑衣故里城

送少司寇鄭環浦致仕

權門炙手萬夫爭君抱大壑清冰生鷹隼天空振毛
羽挽着頰波見孤柱當時勢路競苞苴公獨再上臺
臣書愛惜民膏痛至骨到今墨本傳宗室方負齟齬
拂袖歸瓶粟屢空妻子饑好飲何妨酒錢覓戲作大
字掃禿筆詩成落地金石音抽琴去軫誰知心半畝
宮墻棲鄭圃颺颺高風動寰宇萬事浮雲忽變更世
途出否躋文明 廊廟需材頒漢令宰相薦賢
先帝聖一朝詔使來到門看君抱甕方灌園
君恩深重旋登車結束劍珮隨先驅

今皇臨御朝政新手持法紀龍飛春謀猷足當

天子使坐鎮雅俗誰逾爾渥洼龍種老精神掉頭只

欲還海濱一䟽陳乞遂高志

至尊不復煩公事吁嗟麟鳳希有珍暫一出世終難

親白駒維繫在斯湏紛披春雪水流澌知公戰勝顏

色腴身世虛舟隨所如我歌短韻贈公往試問東門

車幾輛

正法寺訪何古林中丞不遇

肩輿來問維摩疾悵望禪房白日高趺坐繩床經宿

設叅心栢樹繞庭青前塵尚逐堯羅臂初劫誰收善

言亦八才相終履予前應向遠步累層衣去言物善
順鈴更欲扣關何處是半生醉夢籍君醒

贈華玄谷水部分司武林

掃除陳語吐瑤華箭括迎鋒了不差龍象大乘堪法
器麒麟真種出名家文到湖山神助思夢迴江閣筆
生花鏤冰未足稱工巧要讀詩書破五車

送潘子謙分教武邑

鄉校曾馳六藝名一官此日去傳經驪黃摠入方臯
相楠棟蕪收大匠明滿座共聽詩說好空齋獨與元道
心生近聞漢詔求賢急鵬翼猶堪萬里程

戊辰除夜喜思博弟至

京華旅寓逢除夕兄弟翩來自故鄉
守歲喜同宮漏永思家聊慰客心狂
可堪椒頌椿庭杳謾說朝衣御座香
萬事蹉跎年矢促明朝添得鬢邊霜

送周微菴編修出使荆藩

珥筆常隨供奉班暫承

天遣下雲端不因玉陛分宗姓
那得鑿坡借史官盟指河山隆
舊典路行江漢入竒觀採風正屬君家
事多少民勞欲達難

送新建伯王龍陽出使過越因簡諸同志

先賢倡道啓昌辰一派心傳屬後人
近喜河山尋漢

券遙持寶玉展周親使車到處延同志俗學年來
稍眩真白日豈容潛魍魎坦途誰爲闢荆蓁倘收馬
骨因求駿謾道魚珠可混珍宇宙寥寥空老大何時
相向問迷津

次韻答李雲璧鄉丈二首

爽李無言下有蹊相思幾度暮雲西身拋歲月過駒
隙跡寄塵寰學燕泥鵬鷃高低各自適彭殤壽夭摠
來齊遙知江閣題詩暇白日郊扉正穩棲
無極仙翁畫一圖斯人千古總朋徒江山造化分流
峙文字吾心是典謨聽少鍾期音欲絕醫非扁鵲病

難蘇坐令幻體嗟時暮一夢思君渴飲湖

送王荆石司業留都

周家禮樂重成均詔許南雍借講臣甲第早占天
下士宮墻環立四方人試從衣褐探懷玉莫向春華
採效顰多少賢才入陶冶翩翩天府貢奇珍

吳汝礪以海鹽丞改壽昌詩以送之

一官來往逐征鴻再見賢良漢選中踪跡渾忘身遠
近功名好在浙西東衣衝花樹行春雨船趁江潮落
晚風丞職如君才獨美漫將高咏對庭松

送趙龍山太醫南還

探丸聞說起膏肓
御院新恩出帝鄉
面有童顏
因大藥市傳名姓
是長桑偶來下榻
三公重隨去行
囊百草香多病嗟
余身漸老笑從海上乞竒方

送湯公麓改判蓬州

萬里驅馳滯一官
再紆墨綬出長安
扁舟已慣瞿塘險
聖世誰云蜀道難
珮劍光搖南斗動
匣琴聲落大江寒
丈夫莫負懸弧志
天地爲家處處寬

西亭中尉見投二十韻
兼寄經解古鏡次答

姓托

天潢系生當世泰
時河間稱善樂
劉向是經師
驥墮

初行地鵬飛更徙池交因國士結齋共野僧持玄鑰
重重扣遺編一一披不將身役役寧爲利熙熙麟昔
森凡例義圖玩古詞海濤驅滴滴芻狗笑規規筆落
梁園乞碑成雒邑推屠牛衆竅解倚馬萬言隨憶捧
金門冊曾酣鉄寺卮夕談要月坐春望受風吹種髮
時時短衰容歲歲移誤叨三品秩空負百年期高義
追疇昔雄文謝險陂竒書垂老愛明鏡照形悲珍重
携懷袖光華襲敝帷囊慚脫穎手斲欠運斤資道岸
登登遠名途逐逐疲無聞過五十來者定如斯

送大宗伯高南宇致仕二十二韻

落落乾坤內尚書足有無百僚師正色三禮屬醇儒
氣與秋霜凜形同野鶴孤始終方若矩表裡合如符
先帝升仙馭

今皇踐寶圖烏號思莫展紅日手親扶讜議傾時
輦真心決丈夫題封名器惜明察吏奸誅望實隆宗
伯才宜秉要樞世皆依北斗公懇乞西湖屢疏

天回聽群情

帝特俞宮銜加異數傳食賜先驅人物瀛州客江山
造化徒意隨流水淡恩戀上坡殊竊忝同年好追陪
盡省趨登龍霑潤澤倚玉覺頑麤莫逆論高義分離

嘖畏途齊名慚李杜清夢想唐虞黃髮誰當路蒼生
且向隅那堪長治策未盡老成謨樂豈容吾獨身還
與衆俱佇瞻 丹鳳詔霖雨萬方蘇

衰病乞休二首

封章再上嘆歸與造化何方着病軀隱几未能還應
客執鞭無用且從吾三年鳴珮慚羣玉幾夜扁舟夢
五湖縱使巢由滿山谷不妨稷契自唐虞

夔龍接武

聖皇前攘臂支頤我獨偏才是朽樗難別望志存溝
壑憶當年鳩飛決起惟榆地鼃足跳梁只井天大小

始知原分定羣公萬一肯相憐

病中謾述二首

咄哉可怪身無用老矣堪傷道未叅自覺官恣遭數
偶敢將祿食比朝三醫能治病嗟難遇書爲學神火
不探若道有人來問疾淨除客舍當僧菴

閉門一月意蕭然病裏忘機靜裏天陶鑄在人原有
命形骸於我本無緣雲端過鴈催時急葉底鳴禽得
氣先願賜歸田蒙
帝力採山猶及蕨芽拳

暮出都門投廣惠寺宿

劍佩飄然去國臣且貪僧榻一宵身

聖朝優老許投老客子畏人常避人祿位恍疑前世

事衣襟淨洗後車塵可知色相空諸有卓地無錐未

是貧

潞河舟中

一棹清燈坐夜深行行明日返山林休官已了一生

事戀闕猶懸百里心靜覺河流鳴漈漈夢疑宮

漏杳沉沉要津只合還高足牛馬衣冠自不禁

河西夜泊

深藉

君恩得賜還地踰百里望長安軍需萬舸輸雙闕客
貨千方聚上關山水敢云琴調寡斗牛虛映劍光寒
向來海內災傷奏每對題封不忍看

天津七夕

舟泊雙流占海稍天邊七夕又星橋槎通銀漢三秋
客風送滄溟萬里潮歸去南山餘業在望來北斗此
身遙乾坤回首堪遺恨未答
君恩病寂寥

揚青道中

何用工文作送窮一舟瀟洒意誰同秋生歌枕驅殘

暑天爲歸人着便風此日行箴看結局他年南北嘆
飄蓬日邊欲辨長安路舉目浮雲正滿空

靜海夜泊

一榻騰騰醉着眠洪鈞消受未爲慳夢回獨夜身猶
客月掛垂楊影在船角也自然宜去齒夔乎何事却
憐蚘清閑富貴皆天賜筭海量砂世亦偏

奉新道中

中流顧影鬢雙皤最喜朝班謝玉珂望遠無心能極
目放懷隨意或長歌雲啣日脚翻餘照風迸潮頭挽
逝波百種我看終不住千金臨化客消磨

逝波百種我看終不住千金臨化客消磨

夜泊興濟有感外戚張氏故居之地

恩澤當年冠列侯只今安在水東流始知熱處爲投
穿誰戒權門是覆舟朝槿發華難到夕井梧落葉早
知秋榮枯本是尋常事清夜無端莫起愁

滄州道中

一片平原萬井煙綠城曲曲走長川居民煮海盡輸
國漕卒奔流爭擊舷南去四方通道路北來三輔拱
幽燕願如東海皇恩濶誰奏逋租放百千

東光值雨

微雨空濛罩急湍孤城杳靄有無間極知風伯揚帆

利不見陽侯逆浪難倦鳥托枝秋夢穩卧龍收甲海
天寬此行遲速渾忘却贏得陰晴一樣看

臨清遇劉西坡兵憲有作

老我還鄉甘寂寞逢君傾盖結綢繆曾經虜寇諳邊
事新領兵戎抱國謀冀闕何人收壯士朔方終歲
暗毛頭清談坐對移時久歸去江湖祇益憂

張秋作

燕臺建國帝圖雄驅石䟽渠障海東千丈臨深龍
避窟萬年足食禹爭功鳴蟬噦噦依秋岸喬木森森
挺暮空群策漢收看往蹟白頭吟眺際時隆

披暮空群策漢收看往蹟白頭吟眺際時隆

張秋四望追頌武功伯往績

金堤初築濟漕船九堰兼膏萬頃田
泲水已平唐帝後雄才誰過武功前
龍宮徙族犇千里海若安流納百川
經濟從來非一手乾坤儲養却多賢

羊山舟中逢翁見海少司空有贈

人仰文章能飾吏

帝咨岳揆簡司空不辭行地窮泉穴
常見浮舟住蜃宮赤子獨援真已溺
波臣分派戲神通向來石畫天人合
看取還朝告禹功

舟中與翁見海燕坐

三十年前筮仕時與公相見白雲司每傳好事人多
頌再接再高風世一移冰蘖共看心似水星霜剛染鬢
成絲乾坤整頓湏才傑樗散無成只我悲

平原旅思

光景催人頻老少堪輿載我幾東西昔登第時爲一
世舊遊宦處過三齊名山敢望藏文字芳草行將伴
鹿麕赤霧朝來消白日歸途不見武陵迷

桃源夜泊

朝衣新解辭官守家事無關尚旅棲天與湖山多富
貴舟隨雲水任高低老年誰作籠中鳥壯志都消夜

貴舟隨雲水任高低老年誰作籠中鳥壯志都消夜

半鷄小酌黃昏當月坐酒杯光射碧波齊

東溪同王曉峰舟泛

以下少宗伯致仕

雨歇川原似掌平四圍山色洗來清風搏白鳥穿雲
沒溪入蒼顏畫影明任答漁樵言不避已甘樗櫟夢
無爭相携同伴餘何事欲乞良苗學偶耕

靜軒兄舉弟二子詩以志喜

仙菓纍纍生碧海蚌胎得得出龍江人間龜鶴年千
百天上麒麟壁一雙僮僕歡忻迎上客老夫笑傲倚
南窓從今身外無餘事兄弟頻過倒酒缸

秋深訝菊逸惠丈不至

美人不見悵清揚咫尺翻疑道里長
白髮時時親短景黃花日日近
重陽殘書插架螢光冷破帽隨人舞
影狂移玉倘能來作伴舊醅開取共持觴

玄卿壻得第而歸務爲近裡之學因携其詩至

舟中讀之有作二首

新得科名舊業存欲承家學答

君恩臂鷹袖手銷餘技抱瓮無機且灌園
高鳥養成三歲翻閉門著就五千言
乾坤有子容吾老把卷長吟過遠村

汗血曾驚千里駒未經鞭影向前趨
雄稱世上萬夫

汗血曾驚千里駒未經鞭影向前趨雄稱世上萬夫
敵學接人間一脉儒遊刃入牛行處解習心見獵坐
來除期君百煉工夫足高視浮雲任卷舒

茅山上宮二首

崇岡互高下曲磴轉西東棟宇層層構樓臺處處空
丹梯雲壑上金簡石函中更入三峯頂冷然欲御風
排雲出層閣鑿石占高峯平地開三界中天到九重
鶴巢前代樹鷄應曉時鐘信宿烟霞境仙源似可逢

下宮二首

經時溷塵俗偶爾入名山玉殿當空敞金峯極目還
路迷仙子杳月落夜壇寒大道明明在嗟哉醒夢間

華陽天作洞，句曲地通仙。
鳳吹來松際，龍馱下日邊。
雲深常護石，樹老不知年。
我欲修輕舉，其如雪滿顛。

一峰

上峰獨立壓諸山，就險開途曲曲盤。
半腰已覺雲生下，絕頂更疑天可攀。
千年鵠集窺爐鼎，萬里鵬搏刷羽翰。
何事道人翻厭靜，空令白日鎖筠關。

二峰

飛巖縹緲插雲端，彷彿高峯作二難。
砂護三陽靈寶秘，石盤四面拜壇寬。
最憐仙境供衰白，那得童顏注渥丹。
少日蹉跎堪悵望，桃花春水路漫漫。

渥丹少日蹉跎堪悵望桃花春水路漫漫

三峰

中峰北下更攀躋擬見三仙費品題縱讓兩崖雙髻
出不妨四望衆山低閣虛疊巘迢迢架窓入平蕪面
面齊白玉銅鍾復何許前朝回首夕陽西

積金峯

三峯餘氣結仙靈頑石丹成盡化金渺渺飛雲看鵲
舉時時枯木聽龍吟瓊樓高據千尋地魔鬼潛窺百
鍊心貧相何緣探寶藏洞門遙閉亂山深

題靜軒兄湖汶山庄

門臨罨畫四山圍喬木參天拱翠微雨後近看蒼壁

潤春歸初見綠陰肥
踈籬編竹通樵徑
澄水浮舟下釣磯
世態不交防檢少
道人於此更無機

遊張公洞二首

振衣岡頂俯崔嵬
雙樹當空一穴開
石像爭竒懸寶蓋
日光拋彈走仙臺
已憑盤地金鰲力
更想擎天玉柱才
到此萬緣渾欲盡
不愁歸去路迷來

山如衣褐外無研
一竅纔開百寶懸
忽訝空中窺寶相
翻從地底到諸天
龍蛇雜還爭巖徑
煙霧涇濛滴乳泉
此處索珠如不得
枉教方外費談玄

遊善行洞

路過楊嶺下從天更轉山頭遠結椽四面墮崖諸險
護中峯托鉢一僧禪綠齊洞口新篁籜紅落巖前古
杜鵑我去復來何所爲倦餘聊借白雲眠

遊茅菴

行盡嵯峨到上頭凌虛但覺此身浮半天色相三生
度千里湖山一望收雲氣下依蒼蘚住日華高際碧
空流悠然八極淹餘興安得青年恣遠遊

遊玉女潭

扶杖升天壁低身下碧泠人傳仙子跡我向玉潭尋
名自後開闢源誰測淺深霞明脂棄水日照鈿拖金

投石探餘響浮杯試淨心遙看千嶂合不受一塵侵
映樹層層翠含雲片片陰壑虛聲杳杳山拔氣森森
我夙貪幽賞因之滌素襟何緣來解珮還喜得抽簪
應接神無暇登臨思不禁回車當暮景歸路發長吟

次韻答吳生

功名已是幻身餘千古興亡一廢墟世事紛如塞翁
馬人心險過太行車若知大化終歸盡肯羨浮萍我
不如看破榮枯堪一笑紅塵多少泣前魚

送張嵒峽中丞巡鎮東吳

以下南大司成時作

日閃旌旗仗鉞行春光澹蕩秣陵城波清大海坐銷

甲天送長風為先兵幕下有才收驥種民間無事看

甲天送長風爲洗兵幕下有才收驥種民間無事看
農耕白頭典教非吾任將傍棠陰寄此生

壽許石城太常七十

古稀稱壽正臨春曾是南宮第一人地聚衣冠星動
象歲逢甲子嶽生申鳳凰臺畔烟霞句燕雀湖邊雲
水身更有丹書傳石室肯輸黃閣畫麒麟

癸酉瀛洲仙會

天邊二妙神仙客携得瀛洲入大觀桂子香飄金
闕迥星文光動玉堂寒喜從平地超凡界笑向前身
覓宰官此日蓬壺同舉白何時顏色却如丹

壽陳母蔣氏九十

翩翩婺女動星文
九十人間幾度聞
歷遍太平經六世
再逢花甲又平分
庭前義訓惟機織
地下心知只布裙
便到百年剛一瞬
還期長久見仍雲

挽岳懷穆

弱冠游黌校
中年喪鳳麟
高吟日一首
四壁歲孤身
每詫容顏少
常矜步履頻
招魂吾有頌
君系出忠臣

挽卞懷麓

一經窮易了
五鬼送何難
處世常孤客
謀生在一簞
丹心垂老壯
白髮帶愁寒
瞑目衣巾望
黃泉淚未乾

丹心垂老壯白髮帶愁寒瞑目衣巾望黃泉淚未乾

余舍無菊偶訪尹洞山宗伯寓見菊盛開

久與名花定友于柰何花不到吾廬也知顏色心無
染試共冰霜意未踈勁處當堦標子子閑來面壁影
如如對君便憶開三徑作伴還鄉賦遂初

風落瓜棚臺上有短菊一叢

棚藤砌草滿庭荒蕪沒秋容覆短墻烈士處囊終脫
穎佳人在谷故流芳放教擎露和根長留取凌寒徹
骨香天意栽培原自定白頭相對借餘光

董幼海少宗伯將歸歌以贈之

使君一疏投南荒十年劒氣衝斗光形骸土苴不足

御苑文集卷三
三

道護持名節如懷寶千巖萬壑饒瘴癘九死一生飼
魑魅曹溪衡嶽飽經來震雷不動陰雲開欲托巫咸
愬上帝虎豹斷斷九闕閉空矜傀儡胸次豪鳴金戛
玉揮彩毫 明時誰使棄麟鳳幾回韜晦身逾重
詔書一日召賢良解釋禁網登 廟堂旋膺

簡命適南國肅肅羽儀稱宗伯冰壺含露清見底鷄
也肯與鴟爭鼠白衣倏忽化蒼狗世路巉巖何不有
從來好事物壞之冥冥簸弄忌多取君不見有力負
山夜半走鐵作門限鬼拍手輸君慧照一宿覺從來
窠臼盡翻却若道虛名真足依必須盡餅堪充饑因

之頭舍素所愛一决台戡乾坤大存魚得意忘江湖

窠臼盡翻却若道虛名真足依必須盡餅堪充饑因

之頓捨素所愛一笑始識乾坤大游魚得意忘江湖
九萬天池鵬不礙澄之不清淆不濁盛德何妨太白
辱本來面目常自在好醜誰能逐人改要知芥子納
須彌莫如河伯談東海

蝦蟇庵獨坐賦菊

南山曾誦句悠然此日離披向梵天花散講堂供說
法清分香室助叅禪已無送酒煩官騎祇有餐英續
楚篇獨坐空齋塵不起肯將晚節鬪嬋娟

珍珠橋見紅白菊二本

霜凋碧樹錦屏空雙菊誰培玉露中冬日始淒花有

主秋風已過蝶難通素娥照罷粧凝白仙客丹成火
曠紅爲問幽人何所好清光的的與心同

銀臺周與麓招飲看菊

無數秋花喚眼青霜姿原不作娉婷丹霞千載鶴擎
頂白雪一群鶩翦翎高朵巍巍俱入室踈枝落落各
分庭共來把玩須拚醉那計歸途已戴星

賦黃菊一色

高戴黃冠朵朵勻不煩雕飾自然真色香冉冉動盈
掬紅紫紛紛空效顰土德暗司元化柄金光出現法
王身一樽盡是看花客不及東籬欠酒人

蘇東坡詩集卷三

三

是唐男云印吏卷三
以下北大

王身一樽盡是看花客不及東籬欠酒人

送唐錫玄卿使秦三首

以下北大
宗伯時作

爾携妻子客長安余亦衰顏戀一官
早歲傳經心事在暮年秉燭別離難
身將周典敦同姓路指秦關入大觀
想到隴頭應念我夜深北斗劍光寒

壯年仗節意何雄百二山河指顧中
函谷依微瞻道氣咸陽彷彿辨驪宮
且看客部乘槎去正值降王款塞同
欲慰相思在何日歲寒江上報歸鴻

乘龍當日重門闌此際提携在鳳鑿
却怪岐途堪墮淚謾言先達可彈冠
光搖劍珮星河動翼奮鯤鵬宇宙寬
知子平生多遠志好圖形勝入來看

送別玄卿因憶諸子

夏日江頭別五男秋風送汝淚仍含
義探禪理虛疑定一動鄉愁自不堪
驛使關中行擁節家人庭畔各分甘
嗟余獨客垂垂老風雨三更夢草菴

字齋王丈由大學錄佐成都余既爲文送之又

益之以詩二首

少小論交管鮑知只今垂老嘆分離
蓬蒿我輩原非

志陶冶天然任所之寒近雪山開府處

君駐茂州

春歸錦

里下車時共憐別駕淹文士草檄新傳諭蜀辭

懷玉何妨衣褐麤却從國學佐成都才堪司馬登高

武各同王尊旁僉區星動益州飛吏節風青蜀首獲

懷王何妨衣履羸却從國學佐成都才堪司馬登高
賦路向王尊傍險驅星動益州飛使節風清蜀道護
儲胥喜君驥足今方展莫戀尊鱸憶五湖

孚齋王丈別期漸近懷之不已情見乎詞復得

五言四律

冀北堪師士川西遠入官乾坤吾道重宇宙此心寬
學用三冬足歌騰萬井歡文翁今再見蜀道定非難
役役百年內迢迢萬里餘河山入流峙日月送君諸
志以凌雲壯文因濯錦殊欲知消息好頻望報雙魚
百遍過吾廬清談勝讀書解來琴共調別去榻應虛
歲晚勞分郡天寒且戒途停雲思不極初月下堦除

夫君抱奇氣

天子况同時寥落人間世遲迴國子師委形已隨寓
至寶終自持誰道鳴岡鳳巢林欠一枝

南宮秋思示諸進士二首

繚繞南宮

此闕傍憶年三十此為郎寸心垂老偏懸日短髮經
秋更著霜壤土豈能增泰華曝芹聊欲獻

君王願言努力夔龍會莫負 明時際有唐

濟濟英髦聚一堂森森爽氣接 明光喜從玉署生
清思已覺金飈送早涼此日衣冠趨禮樂他年勲業

清思已覺金飈送早涼此日衣冠趨禮樂他年勲業

看旂常着鞭須及青陽日不見樗材老自傷

元旦朝賀

年華倏忽及茲晨玉珮朝天六十人風靜星河帶微曙氣蒸宮闕入初春奏承
帝語當金殿祝首官班上紫宸衰晚豈知榮遇渥
白頭潦倒報恩身

送董一槎自大同遊太華二首

北門雄鎮入雲中西嶽峻嶒指華峯馬度三關迷野
望手持九節訪仙蹤高攀玉女逢竒石遙覓希夷對
古松畫裡有詩詩裡畫知君收取意兼工

名山有約宿生耽五嶽經行此是三胸滿烟霞非有
癖心忘身世得同參步臨絕頂侵天界衣帶空雲下
夕嵐自說遠遊猶未了又移清夢向衡南

感遇書懷

天畀才偏弱交稀跡復孤此身如墜葉同類豈鬱孤
乘傳叨恩渥還鄉感歲徂寸心憂故在未敢樂江湖

致仕辭朝

衰老從前久不支空矜際遇托明時每憂職事堪
心折深藉言官拯力疲行止乾坤皆自在榮枯天地
亦何私懷恩欲報應無日戀闕沉吟有所思

亦何私懷恩欲報應無日戀
闕沉吟有所思

解任還鄉

誰鑄頑軀造物爲幾經鍛鍊到衰遲那能國士酬知
已祇覺官曹負所司指我閒來惟玉佩隨身携去只
書帷便尋舊隱還東海却怕羣鷗已起疑

過東平德安悼馬中丞梁翰檢二年丈二首

東土饒豪士荒原塋故人纍纍鬱相望一一遞成陳
爾隔千秋日吾留幾歲身若知生息理長夜豈非春
種地謀生足教童度曲新寧知再閱歲奪此兩賢人
別館清秋露殘編白日塵我來思舊事寂寞過河濱

即事吟三首

虜款雲中塞烽銷薊北烟五年頻貢獻萬里洗腥羶
犬豕嗥伏猿狙喜怒偏將軍承賞賜切莫廢防邊
玉葉托天潢金枝歲歲昌如何傾國賦不足膳宗糧
變姓供人役頽銜救死亡誰調膠柱瑟須及早更張
本執掃門役翻盤要路津誰能操國柄無使落刑臣
甲第連三輔朋儕動萬人狼貪殊未已刻骨小民貧

道中書懷

莫道懸車志未酬洪鈞佚我念全休已知顯顯成踈
拙肯向真真起怨尤狂放野懷隨戲蝶閒行古渡趨
浮鷗老年無事安心法天壤何方不可遊

淨鷗老年無事安心法天壤何方不可遊

過徐州

漂泊彭城夜踈燈寄一舟身方辭國政心尚切民憂
室總登魚鼈涯難辨馬牛遺黎散欲盡况復困征求
冬至前夕二鼓渡高郵湖

灰飛六管知長至壇擁千官憶上都衰懦老臣違
御側夜占風候渡南湖

壽陸樂莘八十

以下宗伯致仕家居作

聞道稱觴八十遙平分秋色正中宵撫摩孫子見三
世生長昇平過五朝庭下有人游學校村中無事
話漁樵願言百歲徵人瑞誰向侯門羨珥貂

丁明府爲余視定墓地有感二絕

塊然身後欲何求
群蟻收功飽髑髏
深藉君侯通造化
那能人物重山丘

只愁臨化寶俱銷
未死山川已寂寥
異日何人起先哲
却無名字到芻蕘

遊中隱庵用潘子德韻二首

城外招提寄一隈
尋幽時到講堂來
林間花蓋紛紛發
天際雲陰忽忽開
清磬無聲禪意寂
空幡不動道心回
比年廢齒忘言久
新偈還因戲辯才

默默經旬卧草隈
試參釋子問西來
一庭花雨諸天

點點經旬卧草隈
試參釋子問西來
一庭花雨諸天
近雙樹祇園上界開
食鴿每從施處下
露牛不待拽
時回人間無用真
爲用社櫟山樗最有才

七夕同王龍溪燕坐有贈

天上茲宵是聚星
喜逢佳客亦中庭
八旬自鍊猶龍骨
一竅真通大造靈
道氣已占眉鬱鬱
天機偏覺目青青
倘叅玄論知常住
不向浮生嘆水萍

立秋

東風半月暑全輕
秋入新涼枕簟生
短髮又隨梧葉落
微吟欲伴蟋蟀鳴
銀河閃影九天瀉
玉露溥空五夜清
景物依稀人自老
不禁思慮尚營營

秋懷用前韻五首

老去渾疑萬事輕
秋來依舊百愁生
徒聞人世爭蝸
鬪不見朝陽有鳳鳴
今古杳茫棋局變
乾坤感慨夢
魂清一從胡款雲中塞
咫尺邊牆布虜營

富貴浮雲過眼輕
衡門聊爾托吾生
日臨大火當空
耀氣動寒蟬
刷翼鳴河漢
含星凝合彩
芙蓉襯水映
雙清此時百念俱
灰燼著策無勞問
四營

楊朱不捨一毛輕
墨子施親等衆生
可是世衰稀鳳
出競將管測學蛙鳴
長空豈礙烟雲障
皎日終教翹
颺清岐路亡羊應
早辨莫言林下盡
無營

月寺中
豐載卡
經蓋斗
刀承鬼
七生
每與上
公絲佩

魁清峻跡亡羊應早辨莫言林下盡無營

明時典禮職非輕豈料叨承愧此生每與上公聯珮
立數趨三殿候鍾鳴南宮回首撫陳跡北斗頻瞻空
太清一事不膺今卧病扶身藥餌費經營

中年學道宦情輕投向名師是宿生藥用刀圭看起
死琴彈山水聽長鳴受形那得分人我處世難容混
濁清但使歿身隨所化菟裘歸計未須營

贈玉音禪師

幾年說法向台溫杖錫還山舊寺門却喜寶珠隨臂
指已看金液混瓶盆托鉢光陰無去住轉輪日月任
朝昏慈航到處逢人渡半偈須留且勿言

喜辰陽丁天門文學至

青草經時沒講堂故人千里至何方歲移莫訝形容
改身在偏憐道義長幾處山川足吟咲一庭風月誦
文章遙知太學傾同輩名姓後來易擅場

喜唐倣純外孫得子

偶值祠
堂生芝

汝得初生子吾爲四世人麒麟天降種芝草地翰珍
甲第傳家盛儒林接武新定然成宅相何用問星辰
送隆甫三弟赴福建臬司從事

年踰六十是衰期復向鷓原嘆別離五月衣霑梅子
雨八閩香入荔枝時紀綱籍甚稱賢幕清白流聞只

素規一職膺身湏報效秋風切莫動鄉思

黃海南送櫻莢

骸竅通君臣方驚病渴身一籠瀉朱實萬顆破清貧
防甚江頭鳥嘗先我輩人因思芹曝獻恐作荔枝塵

喜字齋王六丈自蜀歸住余園舍二首

三歲川居路八千山長水遠思茫然容顏不改還雙
鬢消息初傳又半年虛室暫看清宿霧層軒數許論
遺編乾坤無恙兩人在欲嗣師門老着鞭

幾年蜀道歷崔嵬却喜今朝萬里回參井捫天登劔
閣雨雲迷路下陽臺簪纓得解曾無繫羅網虛張了

不猜况是東籬黃菊候肯輸陶令賦歸來

游工文庵有感次唐師舊韻

道義交游一脉深
泫然誰復聽琴音
河沙看老年年境
香觸叅同處處心
齋素共持惟釋子
紛華無羨是山林
此身消息隨天壤
不爲長生始惜陰

生辰用韻

六十三年感慨深
耳根今日喪雷音

耳聾

半生學道原

無道中夜安心又有心
已解榮名輕世路
莫將枯寂住禪林
欲知老至尋常事
請看庭前石上陰

次徐存翁韻識感

次徐存翁韻識感

道在亡羊際身當失馬時
星星頭已白滾滾歲如馳
用藥思秦扁彈琴望子期
伯淳居甚近禮拜一何遲

書懷次唐玄卿韻二首

回首塵蹤踏雪鴻
昂霄無復氣冲冲
溪流泛泛一春
雨林樹刁刁
衆竅風學惠
閉門猶是泥求齊
操瑟未
爲工祇應坐卧
消長日老去
生涯退步中

莫起浮思欲射鴻
漸疎聲味近玄冲
雲生雲散不知
處花落花開
一任風自喜
容顏天放老
誰矜篆刻世
稱工遺珠索處
何由得占夢
那知是夢中

喜玉音和尚還山二絕

還山杖錫白雲開
世界三千下講臺
我欲因之扣新
得却無一物帶歸來

托鉢隨緣應世人
明牕落影坐時真
怪哉喧寂常如
是爲覓如來不二身

善權寺同陸五臺司空夜坐

吐盡精竒落碎金
禪房喜聽海潮音
可憐滿腹三生
話不減匡時一寸心
無藝可名稱道術
有形不着住
儒林殷勤拈示將
何報爲惜餘年秉燭陰

同陸五臺司空游善權洞

初上巖頭披宿霧
却來洞口掃飛雲
山川開闢今還

初上巖頭披宿霧却來洞口掃飛雲山川開闢今還
古主客登臨我與君玉蘊琅玕窺地脉石懸獅象訝
天文誰言混沌不堪鑿直欲追論儵忽勳

與陸五臺司空話舊

隻眼惺惺冰鑑開時賢一一品題來薦書濫及三語
掾散質原非八座才塞馬忽亡翻是福冥鴻高去了
無猜且歡面目依然在還向山齋對五臺

陸司空既別復留覽芙蓉龍池之勝余不及陪
一別孤舟已欲東更聞三宿住芙蓉胸藏丘壑不辭
兩身帶烟霞亦馭風蜥蜴滿池龍出水松篁彌谷殿
凌空文星到處山靈迓悵望仙踪我不同

金沙寺訪陸五臺司空已去

山中正望一宿覺湖上先歸半日程
病體那堪醫藥少禪心應向別離輕
竹陰寂寂尋行跡柳色青青長
道情思到無涯思不得禪床月上夢魂清

重到靜軒兄湖波山庄次舊韻

萬竿修竹綠成圍地隔塵囂暑氣微
夏雨隴頭苗黍長秋風溪上鱖魚肥
羣峯繞屋輪屏障茂樹臨流隱
石磯暇日閒談共棠棣不須竒好落玄機

寄張元洲冢宰

冢卿向歲乞歸休華髮蕭蕭范蠡舟
和氣飲人冰泮

日名途兌是石黃原身遠

北翹巢丹鳳家住西湖

日名途脫屣石橫流身違
北闕巢丹鳳家住西湖
狎白鷗聞道關門學清淨
鱸魚蓴菜一無求

遊渚荆泉園池四首

大隱住何鄉開池寄草塘
我尋三月約風作半秋狂
雲雨終然散乾坤爲底忙
同心恣同賞但覺道情長
龍蛇驚見字花鳥絕愁詩
筆落芭蕉葉詞翻楊柳枝
鯤鵬能致遠蜩鷺不辭卑
小大逍遙在寧容掛一絲
遠望樓堪倚重來犬不驚
銀絲庖畜鯽玉粒擣新粳
曲几時時隱浮雲事事輕
慚余今喪耳隔壁聽吹笙
歸路方携伴旋風又轉槎
主賢仍下榻客至似還家

桂子金飄粟芙蓉水襯花天然看不厭秋思杳無涯

陸西樵遷居次四首

旭日遲遲愛我廬騷人也復卜隣居試從市隱叅喧
寂不向星家問建除客子每來多長者世途終見覆
高車室中容膝無他物只著茶經陸羽書

逆旅人人占一廬寂寥偏愛子雲居園花種種携堪
灌庭草青青任不除近郭有溪時下鳥比鄰如我正
懸車新詩落筆從人乞莫作彌明厭俗書

已知天地是蘧廬城郭何妨大隱居帶得詩篇光戶
牖招來烏雀戲堦除一巢托息渾如鷄十里尋春不

問車看爾忘幾應住世青鸞他日定傳書

片拍來鳥雀虛塔除一集托息渾如鷄十里尋春不
問車看爾忘機應住世青鸞他日定傳書
矜寵何人夢直廬清高爭似野人居四時佳景供吟
眺百種閒愁總破除晚節獨栽彭澤菊危途應笑太
行車詩壇共說君才進知是囊中得異書

高郵魏象岡上舍以其父曾爲余屬吏相交甚
久每隔歲輒渡江顧余於陽羨今來一月矣
別去就選贈之以詩

帆渡瓜洲更向東如君高義古人同爲尋知已來江
外每話先人似夢中至以隔年如北鴈相從一月愧
春風清才自有凌雲質仗劍臨行膽氣雄

除日用韻

無事經旬不出廬祇同詞客賦閒居三千三界身猶
幻六十六年歲又除莫羨從人誇後乘幾看險路覆
前車灾祥自己非天降何用推尋卜筮書

壬午元日次韻

憶昨休官返故廬六旬麋鹿伴山居門迎賓客惟三
徑眼見年華忽七除曾引上元朝北使每通重譯指
南車太平行止皆堪戀願頌同文一統書

新年書懷

新構層軒近道廬寢興言笑任吾居在家一似出家

竟去日漸多來日餘斤芥可人揮妙手輪轅徒自飾

新構層軒近道廬寢興言笑任吾居在家一似出家

境去日漸多來日除斤斧何人揮妙手輪轅徒自飾
虛車聰明見解都無用誰暇分疏八字書

立春日黃對茲邑侯送春酒用韻

歲月推遷只舊廬里閭鷄犬總安居天無沴氣占豐
稔邑有神君出選除共仰清廉常繫馬獨慚鄙吝欲
焚車舉盃一酌春風滿喜見循良漢史書

人日次韻

人日春風襲敝廬氤氳一氣與天居梅花似雪堪攀
折桂葉含香莫剪除老去清齋羞列鼎閒來緩步當
安車衰殘不是揮毫手每得新詩命僕書

喜許子仁至

宴坐覺人聲逢君倒屣迎心無存願息話不到謀生
時至千花發春來百鳥鳴何當狎童冠溪上踏歌行
壽李介貽從舅八十

族自老耑姓人傳南極靈百花開麗景八袞啟遐齡
祖父鍾餘慶兒孫課一經舍惟來鳥雀足不離門庭
貧樂他無羨紛華跡盡屏諸緣同止水萬事付浮萍
直性如弦矢洪音響劫鈴溪聲聽泛泛山色辨冥冥
耳目占難老光陰屬健形外家吾自出舅氏足儀刑
早歲撻塵鞅微才忝

帝庭泥塗憐掉尾清渭惜流涇晚脫功名路重尋竹
石盟徒然心炯炯已是鬢星星獻壽隨斑服稱觴醉
綠醪耄期長在望骨肉眼終青

催僕田

衰年住世都無事終歲謀生只有耕食力未湏羞學
稼祈穰聊爲助輸京平疇足水家家雨布穀催人處
處聲坐享太平還自幸薰風長日夢魂清

金秦二學博同新進諸賢見過二首

蓬門佳氣爲誰開歛見賢良冒雨來文是生儒占國
器志非溫飽笑凡材相將鴈塔題名去贏得龍舟奪

錦田况有名師着鞭影他年勲業在麟臺

文星昨夜動三台鳳質竒毛滾滾來筆落珠璣雲錦
手氣干霄漢豫章材聲名好為吾鄉重學問應須早
歲培樗櫟似余堪作鑒光陰如箭白頭催

郡守蔣少虹至

王程蹙迫尚相尋高義飄然動古今暑氣鬱蒸秋正
烈寒門閒寂草方深清談歷歷醒塵夢白髮垂垂感
素心徒步渾忘五馬貴欲持聲價比南金

送蔣少虹守韶州

黔南幼學嶺南行聞道炎方近偃兵滄海氓夷隨令

轉曲江恩澤逐流清一官報國心長在三世傳家

政有名疇昔期君應不淺相逢是別若為情

點南幼學嶺南行聞道炎方近偃兵滄海氓夷隨令
轉曲江恩澤逐流清一官報國心長在三世傳家
政有名疇昔期君應不淺相逢是別若爲情

壽震川周丈七十

俊逸君多藝迂踈我獨愚形骸分大造踪跡落堪輿
黷舍齊頭角師門學步趨論心懷抱盡見面笑顏俱
磊落隨才騁飛騰任運驅鹿鳴登國器鵬翼阻天衢
先輩存規矩諸生得範模思常周百慮慧足反三隅
琴調誰知已經傳老宿儒遄歸息塵鞅踴躍蛻泥塗
淪茗依陽羨烹鮮近太湖潛身羣鹿豕逐隊入鷗鳧
問齒古稀到占辰七夕紆河明高照耀鵲喜亂喧呼

蠅翼堪書字霜毛不染鬚精神逾抖擻容貌特清癯
慶澤培麟趾文章屬鳳雛識能窺古鼎巧不廢新畬
昔歲車懸壁前堂草沒襦吾惟欣寂寂君數顧區區
一水携仙棹單身屏卒徒涼風催早菊纖月掛踈梧
高義今無敵衰年興不孤晚知空是樂善以謔為娛
自是生涯得蕪將藥餌扶期頤來鼎鼎椿桂種株株
詩為良朋強腸因綺語枯最憐參寶訣可羨握靈樞
秋圃甘朱實賓筵醉醪醺俞爽
萬朔會好繪壽星圖

李孤山餽新米二絕

老憂民瘼望秋成腸斷中宵聽雨聲忽見新粳香滿

老憂民瘼望秋成
腸斷中宵聽雨聲
忽見新粳香滿室
不禁授粲最關情
詎意衰期又食新
餽來將近八旬人
接生此是長生藥
辟穀何勞起妄因

秋日雜懷四絕

葉底寒蟬淒露老
籬邊野菊盪風開
枯榮齊到誰爲主
過去喬松安在哉

老景那從忙裡過
重陽偏向雨中來
登臨未得酬佳節
弟姪聊同醉菊杯

回首光陰迹已陳
化工轉變許誰親
昇時相繼一年去
點檢筵前少二人

棋局都迷先後着鬢毛盡禿短長絲觀心擾擾三秋
夢覓句冥冥半夜詩

栢潭孫翰撰見過

文魁天下尚逃名良賈深藏寵不驚民物一家心遠
大詩書千卷意縱橫才華早繫鴻儒重溫飽懸知雅
志輕爲語蒼生待霖雨無煩仙客說蓬瀛

贈吳鶴洲六十二絕

老年堂上仰恩慈報答春暉寸草思阿母從來憐季
子笑看今歲六旬兒

早歲成家富足身四更祿秩轉清貧籬金遺子成何

早歲成家富足身
四更福祿轉清貧
籬金遺子成何

用花甲初週作好春

壽內兄張思樵七十

姻婭過從齒後先
喜君今到古稀年
森森喬木臨初夏
藹藹薰風下九天
山徑每招樵採伴
鄉賓時聽鹿鳴筵
從來積善偏多慶
試看兒孫戲滿前

示堪輿士

游龍地脉化機玄
執管何人可測天
夜半壑舟猶負走
莫將枯骨妄攀緣

贈邵雲江

先代能文後時名
察脉高一方人可見
二豎穴難逃

瓜種東陵舊詩吟擊壤豪還家頭未白且莫善藏刀
唐玄卿栢根二噐歌

龍城院中一株栢溥露披雲足尋尺生來不作大夫
官清蔭常招讀書客一朝院廢樹翦伐枝榦皆材歸
匠石獨有孤根蟠地底埋沒已甘螻蟻食唐君博識
似張華人棄我取親鋤掘知是精靈千歲歲何辭推
挽百夫力歛見鑱骨離金沙拖泥帶水鬼神泣虬龍
詰屈交珊瑚纓絡纏綿掛珠璧怪哉人木兩相遭咄
咄成風運斤質良工慘淡爲經營妙手應心渾若一
機窮千巧入三昧思出九天揮八極斲來孔竅透玲

龍放去刀錐任凹凸功成滅盡斧鑿痕瑤光閃爍華

機窮千巧入三昧思出九天揮八極斲來孔竅透玲

瓏放去刀錐任凹凸功成滅盡斧鑿痕瑤光閃爍華
筋脉俄驚兩噐出人間有如雌雄雙劔發型日雄者
頭陀盤膝坐雌者侍兒戴盆立暗香觸鼻宿生魂鶩
黃眩日本來色豈容題品別妍媸一體半分精力敵
君昨示我古磁爐數寸方窰價三百柔脆虛叨錦帕
蒙無用正可同樗櫟何如此物最堅牢不惜勤勞供
旦夕惟投白業試灰心肯作紅顏改霜節吁嗟戀戀
長相倚何必殺身空濺血管寧穿榻難依憑惠子槁
梧終决裂室中百物爭獻竒安得此寶如鍊鐵君不
見溝中斷犧尊文竈下炊焦尾琴鍾期死後無知音

物理興衰誰是主臨風三嘆感何深

送外孫唐倣純會試二首

孤矢四方償夙志若爲灑淚向江津
庭闈始別經千里父母憐渠共一身
莫忘

君恩覃奕葉好從祖武步高塵
朝端倘有咨衰老十載前爲白髮人

之子英才幼出羣空齋嘿嘿謝塵氛
風搏北海鯤生翼霧隱南山豹澤文
淡泊此心如止水榮名外物即浮雲
清操莫遣紛華雜忠孝家聲定有聞

王百穀投我以詩次韻贈之

王百穀投我以詩次韻贈之
憶在長安性字通最稱豪士動羣公千言不讓陸機
賦一諾無慚季布風上苑龍媒空冀北少微星象壓
吳中吾衰甚矣君不見却喜三語將無同

題吳叔行溪山集勝樓圖二首

隔岸青山過水來憑高結構敞樓臺風吹細浪遊魚
出日射長空去鳥回似覺羽翰身世濶不妨行役盡
圖開主人自是飛鳧客况復郎君倚馬才

南嶽崔嵬對結樓西溪繚繞瞰芳洲雲霞散綺添山
色松竹吟風渡水流思入大觀真有過坐堪忘世復
何求夫君素志吞丘壑携向行囊作卧游

靜軒兄邀看玉蘭戲詠

筆鋒拋散已無尖與日爭光上插簷
皜皜肌膚仙綽約森森行隊佛莊嚴
玉顏不受飛塵染冰骨原非炙手炎
欲折一枝歸淨几恐妨耽目亦傷廉

顧涇允見過有作

堂前有客來尋徑門外張羅正下簾
倒屣祗因聲臭合忘年真覺道情兼
名如美色千方避操似精金百鍊堅
鵬負扶搖搏翼上龍蟠鱗甲待時潛
好同麗景花侵坐爲狎清風燕拂簷
旭日初光君自愛濕灰餘氣我何嫌
頑空莫落觀心障高蓋誰知覆手炎
大器

氣我何嫌頑空莫落觀心障高蓋誰知覆手炎大器

早成期不淺高岡鳴鳳萬人瞻

湖上口號四絕戲呈震川周丈

閒展文章誦二王短檠雙睫老年忙醒心惟有窓前
月半夜殷勤照海棠

水筆運書庭有石霜皮溜雨木爲山興來物物皆竒
遇忘盡頭顱雪點斑

芙蓉襯水氣氤氳秋日開花薄似雲可愛清芳渾不
染肯將色界亂真聞

七顆雲帆逞惡風遠拋綸網截湖中紛紛水族俱亡
命莫倚長才困白龍

送蘄州守路伯際入覲

兆協三刀寄楚黃政稱高等入循良心依
天闕行行近澤沛江流滾滾長吏典褒賢多品藻
御屏書姓有輝光一生事業從今始莫厭王程鞅掌

忙

輓玉音和尚

經典篇音字字通還山示寂總成空登壇花散諸天
兩渡世宗傳一臂風鳥下猶尋施處食僧來只拜影
堂容嗟君去矣今三歲四十年交似夢中

游芙蓉寺四首又輓寺僧夢塘一首

游芙蓉寺四首又輓寺僧夢塘一首

荆溪古刹讓芙蓉岡阜峒堯氣勢雄千頃竹圍青幃
合萬株松蔽翠烟重直探虎穴開山祖遠挹龍池對
案峯懷古遍尋高士跡石橋三到定相逢

渾忘衰謝作山行十日賫糧不著名未使風旛漏消
息尚勞僧衆出逢迎秋生萬籟吾無隱日落千峰眼
倍明一宿恍然成覺悟朝來清磬起經聲

雅志名山始一經不辭俗駕感山靈開晴雲氣霏霏
散獻秀巒光滴滴清常住禪僧施舊榻暫來學士着
新亭老年似我真無謂非釋非官獨倚屏

面臨離墨背銅官知是芙蓉入大觀身出藤蘿疑地

潤目窮霄漢覺天寬聲搖松竹如聞語色帶烟霞若
可餐翻憶住持人去後孤峯寂寞夜壇寒

常持戒律心偏小恥學浮誇語似慵派自性宗期作
佛食從力出亦明農有時轉歲緇經匣無數遊僧候
飯鍾普濟慈航誰得似獨留遺影鎮高峯

右輓寺僧
夢塘

送唐玄卿往佐京兆二首

昂然獨鶴在雲端松栢偏能耐歲寒再出已逢強仕
後多才歷盡畏途難隆污自足占斯世喜愠何曾繫
一官我得晚成觀大噐衰年高枕夢魂安
欲將德業成先志豈只聰明讀父書懷王父探衣褐

欲將德業成先志豈只聰明讀父書懷玉久探衣褐

表鍊金翻得失官餘塵踪過鳥隨來去宦跡浮雲任
卷舒垂老相依情更切南鴻早覓慰離居

至日同友人登文昌閣倡韻

閣應文昌迥十尋時當冬至我登臨雷升地底中宵
復天放人間一線陰高棟遙占侵斗氣凝雲即是閉
闕心不辭下里聊爲倡擬聽陽春白雪音

用韻答王孚齋見和

衡門長閉少人尋惟有初陽歲一臨南陸曜靈驅短
景黃鍾葭管喚窮陰莫嫌機巧人間世不掛絲毫老
去心偶爾與君談造化青天無語透洪音

冬日書懷再呈孚齋

喬松杳杳有誰尋
生死乾坤是遞臨
莫訝老來難復少
祇歡陽長漸消陰
靜觀今古無他事
晏坐天人只此心
又欲忘言緣未了
尚從寂寞去求音

用韻賦雪二首

寒威催老互相尋
一兩經旬雪復臨
氣結層霄凝太白
花飛六出鎖重陰
松栢青青藏臘意
昆蟲寂寂蟄天心
探梅杖藜非吾事
高卧衾安是賞音

怪底狂風入幕尋
幻師送雪夜來臨
光搖淨室連天白
寒透重裘匝地陰
覓句吟詩騷客態
祈年作頌老

白寒透重裘匝地陰覓句吟詩騷客態祈年作頌老

臣心那堪景物蕭條甚獨向禪宮扣梵音

用韻自述

枉尺誰言可直尋戰兢息息帝天臨一中起念皆爲
妄道外生謀揔是陰游刃極知牛有地斲輪應到手
忘心真機洞觸思狂士舍瑟鏗然點爾音

聞吳氏女得子訝其無報口號二首

鳳鷄驥子喜分胎聞道豐城劍氣回欲問平安無信
息不勝兒女浪疑猜

幾回屈指筭期程年老猶慚繫俗情從此萬緣渾盡
息好因禪寂學無生

以舊服寄吳氏外孫

祖師授記傳衣寶吾爲枝孫解豸裳曾握紀綱安萬
姓且司襁褓納千祥

游善權洞

兩餘日出淨無塵徑入仙源不問津雲護雷轟分海
陸龍蟠象立混天人四時變色原非幻雙眼搖光認
未真白髮自知衰已甚敢將詩句擬精神

顧涇陽吏部見過湖上草堂二首

避地住湖陰君輕百里尋烏魚看上下山水覺高深
覲面知懷玉聞言獲斷金白駒那可繫垂老好賢心

土樂容吾大人龍襄子奇春風震澤掉落日蜀山祠

賣面知慳王聞言獲幽金白駒那可繫垂老好賢心

社櫟容吾大人龍讓子竒春風震澤棹落日蜀山祠
屋角緋爽笑沙頭白鷺隨莫逢黃叔度一見轉成思

題九松卷二首

何處天聲捲海濤峯陰隔日九松高採苓服食君同
老好手圖來詫十豪

伏盡群陰只老陽手栽松樹九株蒼葉巢鶴子天仙
下榦作龍鱗山日長

蚊睫歌爲姪旭作

化工握天樞造物無小大人
心潛靈根廓然非內外
無欠亦無餘彼此寧相待
萬有只一機莫破即莫載

也知芥子納須彌一粒粟中藏世界觸蠻二國戰蝸
角鷓鴣一枝過鵬背世人無故逐妍媸本來空洞翻
自隘凝冰焦火日夜煎憂慮無端胸次嘎紛紛得喪
爭秋毫利嘴毒淫劇蜂蠆即使高堂廣廈千萬間安
得破顏躋一快吾家季子生頗竒少年性氣稱豪邁
邇來細密學退藏蚊睫作窩云所愛若不炎炎墮劫
塵常見寥寥了無礙莫言蚊睫無所睹半夜炯炯雙
眸在顛當守門何處牢方與蟻蠓嬉遊聊一啜蘧蘧
蝶夢正酣甜杞國何事憂天壞諸緣清淨莽空濶從
他八萬四千毛孔無芥蒂至人踵息微更微誰能捨

此別求解君不見尺蠖之屈乃爲伸龍蟠泥中秘雲
怪到來只消一滴水排山倒海風雲會高視乾坤汝
具眼令我張目生感慨因之欲擬逍遙篇強作狂歌
年已艾

雲間訪陸平泉宗伯偶得四律

裹糧十日我何尋傳得雲間太史心老更無瑕人似
玉言因同氣利如金名園穿徑親歡笑高閣排空望
廣深悟來處處寰中意不學機雲但賞音

十年不見覺初圓消盡矜躬返自然白酒飲人情似
水黃花伴老日如年君從淨密明禪脉我坐粗頑墮

世緣翻憶紅顏朝氣銳讀書中秘得隨肩

兩日春風坐太虛惺然勝讀十年書獨潛鱗角龍興
兩爲得源流水到渠不發狂言惟嘿嘿絕無他技只
如如試從道氣占眉睫縱有閒思也破除

一見開懷撥霧天臨岐還上象山船深衷繾綣渾忘
醉竟日逍遙半是仙酬答不嫌摩詰病浮沉頗訝子
雲玄索居久矣須人鑑慚愧蓬心覺爾賢

雲間贈莫中江方伯

憶共爲郎早策鞭只今相見貌依然林間耆德八旬
客海內詞宗五十年博讀典墳探古蘊掃除蹊徑出

新篇試看龍馬精神溢松栢冰霜節更堅

客海內訶宗五十年博讀典墳探古蘊掃除蹊徑出

新篇試看龍馬精神溢松栢冰霜節更堅

西林寺同莫中江方伯宴坐

來參長者不衣冠幸得同心禮數寬長揖清風堪絕
俗旋供香飯且加餐歌成白雪希人和席對黃花向
晚寒聞道超宗名籍甚問君欲乞鳳毛看

壽徐少濱光祿七十

千頃波洄泐水源風流王謝相門孫舞衣繞膝薰麟
鳳勸酒當筵揔弟昆喬木舊居思世澤大官新秩奉
明恩太平叨與君同齒移手林端聽鳥言

詩餘

秋夜二首

蝶戀花

獨坐不知身是客，兩送秋聲，暝色千山夕。數莖短髮
那禁櫛，一霎流光便成昔。休笑田園生計窄，新買
南山箇裏乾坤，各夢破松陰。眼凝碧，從他雲染衣衫
白。

蒼蠅投網，蛾投火，只爲營營惹下。忘身禍，鶴猿天伴
應招我，活計尋思牛角坐。居官不似休官可說得
難行笑殺何人，果家住吳門，身住楚鄉心。一點隨雲
墮。

秋夢

沁園春

歌枕驚風薄帷鑒月軒窓半開聽一聲兩聲吟蛩未
了三點五點殘漏勤催宿世難忘羈懷易動白髮堆
毳入夢來留連久恍舞衣再就挽角重回而今跋
涉瀟湘倚門望那箇眼徘徊記孩提學語喜聽唐句
相思一夜忽見窓梅心緒纏綿形容枯槁天地安能
管此哉不獨我想人和情老今古同哀
寓目
謁金門
雲亂上化作鶴衣仙掌逗殘破碧橫清曠黃鵠飛來
兩放得平空景象置我此身天壤任從低俯兼高
仰一段胸中賞

秋懷

水龍吟

微涼亭館新秋淡烟和雨黃昏候簾外鐘聲燈前蚊
陣昨宵今又浴罷倨堂靜時隱几閒拋宇宙怕一彈
指間光景無多依舊紙窓蠅逗年華滾去人生看
日輪太空長走形容吾老舊游面目一般都皺駟馬
高車誰來嚇我蠻爭觸鬪更多思可禁百轉千回影
和人瘦

旅館

西江月

早起雨餘紅日晚來雲外青山四時消受幾多閒白
日何勞羽翰
隱几如如自在焚香嘿嘿清閒秋床

日何勞羽翰
隱几如如自在焚香
嘿嘿清閒秋床

昨夜入微寒
覺得光陰暗換

雨夜

醉桃源

一簾踈雨落秋聲
人在武陵城
夢斷閒愁疊疊生
殘更分外明
垂白首博空名
冷却野鷗盟
欸段乘時骨也輕
莫看跼鳶鷺

夜行聞蟬

卜算子

天暝四山蟬暗裡
秋無數東邊吟斷
續未成接得西邊補
暑往寒來有恨無
今古咽盡流光不爲
停何事空如訴

同楊魏村少叅登桐君山

臨江仙

睡裡釣臺相失了尋仙且上桐山亂峯環合碧波寒
笑携黃鶴伴來坐白雲間二十年前游此處趨庭
猶憶紅顏而今狼籍鬢垂斑愁殘今古夢看破利名
關

詠釣臺

前調

山色重重橫翠黛中開一派江流狂奴得意下漁釣
手探銀漢縷影落碧波秋多少南陽攀鳳客故人
獨着羊裘君王物色遍滄洲帝旁牢睡足天上使星
愁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三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三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四

序

二妙集序

天地與人一精神也天地不言而人代之言傳天地之精神者人傳人之精神者言言有條理脉絡謂之文韻其文而中於音響謂之詩詩者文之變其條理脉絡傳精神於不朽一也精神在內不可不同文詞在外不必盡同雖其不同而條理脉絡不失分毫乃所以為同也自有文字以來凡專門名家未嘗一一摹擬古人豈徒不摹擬而已乃曰汲汲乎陳言之務

去曰文章最忌隨人後其於古人已言辟之芻狗弗
陳也然而文之條理脉絡高古典雅視古人如出一
轍良以精神作用千變萬化不可捉摸靈光發露照
曜古今蓋其機神矣不得於此者雖依憑假借之工
然而終不近也造化之生人面目毛髮無一相似其
生草木也枝枝葉葉千態萬狀然不害其同刻畫以
像人剪綵以爲花其有同乎否也詩自三百篇後變
爲離騷又變爲五言古選其體不一而縱橫變化條
理脉絡未之有改故載其精神以傳唐人承六朝風
雲月露之習變而爲律其中卓絕自得者固不乏人

雲月露之習變而爲律其中卓絕自得者固不乏人

然浸淫花柳流連景致於自家性情漸不干涉故其
義淺其體方觀者不待終篇而命詞遣意可以揣而
知矣獨老杜出讀書萬卷下筆有神變化不測詞格
高古足以軼漢魏而追騷雅後之談詩者不此之求
猶憑藉於花柳光景之間而曰此唐句也甚者倡爲
詩有別趣而非闕理之說夫天地間不過一理理益
邃則趣益深若不闕理則精神既少意味索然趣何
從生說者謬妄如是而世踵焉惑矣吾師荆川先生
學貫天人博極今古早歲入翰林時其詩文猶事摹
擬及其投閑林下二十餘年收攝精神涵濡停蓄道

器融液是雖無意爲詩而神通聖解超玄入妙不煩
繩墨追步作者嘗曰詩文俱有丹頭又曰作詩文者
要得圓機又曰學者須先辨雅俗一入俗語最不可
轉但得丹頭圓機在手則不患其不雅不然雖極力
依倣愈近愈差終不免委靡而俗又曰文字俱有一
脉相傳韓歐蘇曾軫之傳班馬山谷荆公軫之傳老
杜真親受業弟子如禪家之正法眼印證不差余時
進曰所謂丹頭者精神也圓機者精神之用也一脉
相傳者傳其精神骨髓也先生首肯之曰精神骨髓
固同須知其詞語古雅亦無分毫差却乃爲盡之余

因胃天也... 青申... 滿山... 弗之... 走全... 挾此... 終

因謂天地間只有一精神充滿仙佛之徒全挾此誇
世雖一技一藝如解牛斲輪非此則不奇絕下至妖
狐山鬼能作恠幻者亦是盜此一隙靈光簸弄不然
則泯泯焉爾先生曰得之矣先生嘗選漢魏以來古
選歌行絕句律詩各若干首龍溪王氏名之曰二妙
集蓋用白沙語謂其理法俱妙然要之無二也集成
而世無好者余嘗過武林遇上虞徐龍川子曰盍刻
之以廣其傳余曰如人之不好何徐子曰雖然姑刻
之先生於七言律絕揀選尤嚴余因刻此一種併增
入先生所作分十二卷而識昔所聞以題其首每卷

復以鄙見綴一轉語於後使世之觀者反諸性情之
正以求其所以自得且一掃談詩者之障礙庶幾古
雅復見於今矣若曰刻畫爲人剪裁爲花以爲自得
非余之敢知也

重刻擊壤集序

太音希聲有餘音焉雖然太音不終希聲也始於無
聲散於千萬聲聲苟得乎音之自然則猶無聲也知
希聲之有餘音則知千萬聲之爲無聲其妙一矣言
心之志者曰詩詩之未作志在吾心當其不言非爲
不足詩之既作志在於辭雖曰已言非爲有餘何者

不足詩之既作志在於辭雖曰已言非爲有餘何者

謂其出於自然也彼詩家有所謂法者夫豈離乎自然哉自太古之散於千萬聲輕清重濁相生相間不得不然而音之法具矣自人心之見於詩辭開闔首尾有始有卒不得不然而詩之法具矣詩因心生則謂之無詩可也法非外得則謂之無法可也世之摹人以言取古爲法者末已有宋邵堯夫先生游心高明包括萬象與造化爲徒既有得於無言之詩則其吟弄風月玩侮一世千變萬化皆其自然所謂詩而非詩法而非法者古今一人而已先生嘗曰刪後無詩蓋以自况也故以擊壤名篇夫擊壤而有聲是聲

果奚從生乎世之不知者或病其率易其知者亦且謂寄興品題以發其豪傑之胸襟云爾至陳白沙子始以匹杜然猶曰別傳也而余師荆川先生乃贊其法之兼乎少陵豈非獨得其妙者與先生以舊刻無善本且諸體雜出命余分類成帙而以屬江陰黃吉甫氏刻之刻成吉甫仍謂余宜題其首嗚呼余豈知詩者哉

續刻善卷寺集序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鑿七竅而渾沌死然則渾沌之竅渾沌之病也雖然有翕聚則有發散假令儵忽

一、卷序也。能無發乎。能常乎。乎天也。之竅發於山巖。

之竅渾沌之病也雖然有翕聚則有發散假令儵忽

不鑿渾沌能無竅乎能常存乎天地之竅發於山巖
谿洞天地一病也然靈氣鍾聚數千百年而一闢於
是滉漾變幻見種種竒恠眩耀耳目世傳謂之洞天
比於人類中之仙其重於世久矣結繩之前洪荒太
古一渾沌也風氣漸開六經作矣聖人豈鑿竅者哉
後世能言之士作爲文章詩賦以所長鳴者代不乏
人其遇山巖谿洞必有題詠篇什山巖谿洞鑿地之
竅文章詩賦鑿人之竅人與天地參故地靈人傑各
以其所得之多寡互爲輕重地之所得者多則其人
因地以重人之所得者多則其地亦因人而重昔人

所謂交相贊者也吾宜善卷洞啓於周幽王時竒形
恠狀玉柱靈根融結千古一旦始出登其外峭如也
入其中曠如也其勝冠絕東南故東南之氣是洞之
所得者爲多自初開以來至南齊建寺于今數千年
騷人墨客題詠篇什不計其數然卒未有增茲洞之
勝者蓋人之所得未能與洞爭雄也雖然人心之靈
各有一竅其描寫茲洞之勝亦各以其竅鳴則又惡
可廢也弘治間寺僧方冊始裒其集刻爲十卷自此
以後復積歲月今僧廣墳恐其淪失也續刻二卷凡
若干首求序於余噫此特其餘耳余爲之序亦土苴

乙若夫稟土習之資癸天也之奧非通靈明哲者不

若干首求序於余噫此特其餘耳余爲之序亦土直也若夫稟上智之資發天地之奧非通靈明哲者不足以與此而余豈其人哉

貴州戊午舉人同年齒錄後序

余生二十五而舉於鄉又十九年而司貴之教以文掄選其士由是貴之士從有司舉者三十人自余鄉舉時齒於同輩一百三十五人之列以六分爲率而長於余者五焉同輩則以年少視余今貴之舉者三十人其齒與余相若者曰甘生閻一人餘則皆少則余固頽然乎長者也由今觀昔倏忽幾何自少至長志欲立而未振業不脩而日衰即使再歷數年長且

老馬其頽然一故吾可知已余方抱此憾甘生輩乃
次第其同榜之齒來乞余言余安得不以自憾者爲
諸生言之蓋余之始仕也余師荆川先生嘗以不失
秀才面目爲戒余謂不失秀才面目則易不失本來
面目則難先生曰麤塵細塵摠歸一塵秀才面目即
本來面目也余因是以思之大凡應接順逆變換不
常者所履之境耳然我之爲我者因之以遷焉則物
有以勝之矣士當窮居閭巷齒於鄉里安少長之節
畜妻子足衣食之外天下之物常若無用而不願其
餘一旦出而從仕志高意廣耳目之好逐境而增其

視鄉之長老昔之所柔伏而卑屈焉者反欲凌駕於

飽一旦出而後仕志高意廣耳目之好逐境而增其

視鄉之長老昔之所柔伏而卑屈焉者反欲凌駕於其上其誇詡官祿譬絲之在染不覺其入焉其情然也彼能卓然自立漠視榮利窮達一心者鮮矣若是而可以爲易乎哉余以先生之教反求者十年雖歛華就實不敢以意氣加人然矜持束縛如與敵鬪卒之志不振而業日衰不免後時之憾焉余是以有愧於先生今諸生固少其進而如余之齒也亦倏忽間耳其又可不以余爲鑒蹈後時之悔耶則舉先生之言以爲諸生告可也夫古之道誠重乎齒然以齒受人之重者計時度日不少自恕四十見惡五十無聞

則以槩其終身故立志脩業者尤在於強盛之年余
之憾既無所釋矣諸生勉乎哉苟謙讓以齒諸人也
惟恐其不後志業以脩諸已也惟恐其不先則庶乎
不失窮居閭巷之素其造於道義也不難矣即進而
如余之齒也何憾焉諸生其無以齒尊我吾將從而
後矣乃若侈姓氏之榮敦世講之好則諸生事也尚
何俟於余言

江西武舉錄序

嘉靖甲子孟冬江右武試屆期值巡按虛位大中丞
周公檄諸司舉故典且以其事上請

周公揚諸司舉故典且以其事上請

天子若曰海寇弗靖朕方因鞶鼓思將帥爲我紓南
顧憂汝鎮撫洪都得才是亟余汝嘉其從汝請公承
命益恭事黜益隆重百執事罔敢不恪集十三郡士
如制試之拔三十七人且刻其姓名若文爲錄公復
授簡於和命序諸首序曰天地間氣剴勁常在西北
柔悞常在東南以大河之南較大河之北則柔悞過
半以大江之南較大江之北則柔悞過半剴勁者奮
發而多武柔悞者委曲而多文岷山之流汪洋澎湃
豫章當其南山川草木佳麗秀發其鬱爲人文者耳
目睹記然勇畧果敢之夫則不競於世且戰鬥攻殺

擊刺之事非遇敵不可嘗試 國家承平日久天下
貴文賤武介冑之士化爲衣冠作揖遜偃僂狀江西
鍾柔悞之氣兵革不素習而又揖遜偃僂以爲高則
積弱益甚異時閩廣餘孽盜我邊疆虔劉荼毒民視
其父兄之難亡走不救豈地與時使然哉雖然信若
是則江西之士果盡餒民果不可用乎蓋爲地與時
所限者凡夫委靡之習也地與時不能限者豪傑特
達者之志也爲地與時所限而怯於戰鬥者法廢也
地與時不能限使悞者奮勇弱者致力法行也氣無
剛柔志鼓之則振人無強弱法驅之則亦振子曰匹

夫不可奪志 况豪傑特達之士戡亂定難報主以爲

剛柔志鼓之則振人無強弱法驅之則亦振子曰匹

夫不可奪志况豪傑特達之士戡亂定難報主以爲
忠斃而後已夫誠有忠勇不貳之心則亦何堅敵之
有驅市井子弟三令五申約束既定則以冒白刃赴
湯火惟吾用之志者所以自立法者所以律人二者
出於地氣習俗之外所以變柔悞爲剛勁者也昔留
侯貌如婦人淮陰受少年之辱惟其意在報韓滅項
故斃疆秦擒拔山蓋世之雄如擒嬰兒可謂有豪傑
特達之志以吳兵之短小將之以孫武輩則五戰而
楚不能爭以越兵之柔脆將之以文種輩則有六千
君子備戎陣以伐吳此則法令嚴明效驗彰彰著矣

吳越非大江以南人耶諸士生長于斯其武弁世受
國恩其良家子弟食土之毛秋毫皆

帝力也茲既由武事進不得以風氣自限况臨之以
中丞公申之以朝命大非貴文賤武之比於此時
而不以豪傑特達自待非夫也夫豪傑特達者以志
帥氣而齊部伍嚴號令則必以法制人然欲法之行
必得衆歸附欲衆歸附必以忠義倡之大將苟有報
主之忠誓心天地賊不俱生則三軍一心視白刃水
火即柔懦怯弱之僇夫皆爲怒髮上指之壯士矣諸
士其勗之哉諸士果有此志則北滅匈奴南俘烏寇

卑天下曰是其中丞所委士也不亦壯乎嗚呼諸士

士其勗之哉諸士果有此志則北滅匈奴南俘島寇
俾天下曰是其中丞所拔士也不亦壯乎嗚呼諸士
可以躍然而興矣

湖北民隱錄序

徽郡游公叅知湖北道事按民版籍十亡五六其存
者困於征徭徼纏纍纍家有四壁身無完膚如病羸
之人無可醫藥旦夕且死公曰噫吾民也何以至是
乃下令寬宿逋捐末務減冗食節浮費凡一切可緩
者輒以便宜予民公又以節縮於一身者其小惠未
徧遂悉心體訪以求民瘼復叅考案牘究其本末於
是湖民受病之源了了然如燭照數計公乃以經濟

之才爲之調劑救藥如庖丁解牛悉中輒窾游刃有
餘以是請于諸臺臣諸臺臣輒報可蓋凡昔之爲民
害者十去五六農歡于野商悅于市流亡者幾復其
半越二載公轉秩去邑大夫士哀其所議稿爲兩卷
題曰湖北民隱錄將以遺後人且書盛美也嗚呼民
何隱哉亦在上者之隱民焉爾已蓋自幽遠小民困
苦萬狀不能自直於府縣監司之庭是隱於下而不
達者也自幽遠小民顛連無告其情盡然可傷是隱
於心而可痛者也彼不達矣爲監司者不以上聞使
其阻塞謂之曰隱民之隱彼可痛矣爲監司者視如

秦越人無所動念謂之曰不隱民之可隱夫隱民之

其阻塞謂之曰隱民之隱彼可痛矣爲監司者視如

秦越人無所動念謂之曰不隱民之可隱夫隱民之
隱與不隱民之可隱固難以居監司乃若知其隱而
達之且隱之者則又以勢之不得直遂諉曰是非我
可專爲或慨然有意任之者則又困于才力弗逮即
有所建白皆莫得其要領掣肘難行此其心雖隱民
卒無所補以余所見及余所自爲者竟坐此病此余
所以服公之識也湖北徭賦舊有定額民不甚病而
亦無大隱其後 藩府分封則增祿糧其後苗叛添
設十三哨堡則增軍餉自是官司差役晝夜不息費
出無經民告竭矣近年以來採辦大木砂金部使者

督責甚急民於是乎大困公悉念曰此民隱也無以
達之不可達之而不求以處之又不可今觀錄中一
田二稅以議處祿糧徵折色掣民壯以議處軍餉陳
邊計以禦苗夷罪公差以蘇驛遙觀砂金之說則知
土產之原無觀採木之圖則知險阻之可易若公者
其知民隱而隱之且慨然有意而其才足以任之者
與公在湖北暇則率諸生講學又建稅益木則例諸
生相與肖公像羅拜諸商人亦立碑記公之德其他
善政尚多而余之所及者錄之所載也余愧公之能
而繼公之後止能按公之跡期於勿失而已此外碌

碌尚未有建明以余無隱民之心則不可有其心而

而繼公之後止能按公之跡期於勿失而已此外碌

碌尚未有建明以余無隱民之心則不可有其心而
無其才則余方以求助于人邑士大夫其有以告我
哉余於是錄所在携一帙自隨庚申寓武陵公署偶
暇因爲之序

重刻陽明文錄序

天地萬物一體也天下四海一人也聖賢爲天地立
心爲生民立命者何生民之初莫非一體繼而軀殼
起念人我分見流轉不已結習日深岐而爲二三又
岐而爲什百千萬愚者冥然無所知識其於大道如
夏蟲之疑冰也偏者得一察焉以自好其語大道如

井蛙之見天也不有先知先覺者知之覺之則如昏
夜求於幽室之中其何之矣故曰聖賢者時人之耳
目也時人不能盡耳目之用而聖賢爲之耳目心由
此存命由此立然後大道昭明而乾坤不毀雖然以
聖賢之耳目爲時人之耳目奚止千里天地萬物一
體也天下四海一人也苟聖賢得其耳目而時人不
得其耳目則聖賢之耳目惡乎其全故曰誠者非自
成已也所以成物也明德新民豈二物哉伊尹以覺
斯民爲已任蓋非任天下之重乃其所以自任也
明興當 聖治之隆先輩人才彬彬濟濟可謂極盛

然猶習於舊聞守其各套不能無藩籬之障既曰障

明與當 聖治之隆先輩人才彬彬濟濟可謂極盛

然猶習於舊聞守其格套不能無藩籬之障既曰障
焉惡能與天地相似哉陽明先生以上智之資深病
其蔽一旦豁然有悟發爲致良知之說汲汲焉欲與
衆同之而登之於大道雖遭謗毀有所不辭蓋其一
體之念切矣觀其謂知行合一而格物在心深得明
道性無內外之旨所謂先知先覺不外於是其有功
於學者甚大彼因而詆訾之者亦何損於先生之道
乎由先生至於今學術大壞自私自利苟便於己無
所不至語以一體之說則群然笑之某侯來令吾邑
爲之憂焉曰是不講於陽明之學也陽明之言明白

洞達而其精義多在文錄數卷乃先生手訂以示人者自全集出而文錄遂廢彼卷帙繁多觀者既不能徧而窮鄉下邑得見者罕矣乃重刻其錄於邑中俾得家藏而人誦之冀以發其良知其於一體之學庶有助云

毛古菴先生文集序

昔者聖人以中庸之道教萬世而自以爲未能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必言行相顧而後爲君子然狂者行不掩言聖人猶取焉若老聃莊列之徒駕虛鑿空以其說馳騫於天下言者不必行行者不必言而

大道遂裂老聃莊列之所以異於任與任之所以異

空以其說馳騫於天下言者不必行行者不必言而

大道遂裂老聃莊列之所以異於狂與狂之所以異於中庸者何也聖人之道顯而子臣弟友之間皆其蹈履之德微而天地鬼神之際皆其制作之原蓋用其所知所能者以爲言故爲天下之庸言狂者未能蹈道履德而有志於聖人之道德若曾點浴沂舞雩之樂宛然萬物一體之念蓋言雖或違於行而其不詭於道也舉足而可進者也老聃莊列之徒窮極高遠希覬乎人之所不到視人倫日用耳目常習之道皆爲鑿性喪真之具以仁義禮法燭亂天下若畢弋置罟之亂鳥獸然者驟聞其說雖若可喜而要其實

用其不背於聖人者鮮矣夷考其徒卒亦無有蹈其所說者焉嗟夫言之易滋蔓也聖人使人以言行相顧而聽言觀行猶惓惓致戒於親炙之門人信若老莊之言其將何所不至哉吾讀古菴毛先生之集而有感焉先生生當弘治正德之間篤志好古自少以事親忠君仁民愛物爲念于時先輩學問繩墨而趨不免徇象執噐之病乃有高明者出曰道非形噐也遂一掃俗學聞見之陋而專致本然之良知其言簡易切要非若駕虛鑿空之談然於聖人言行相顧之訓爲教稍異其涵養之未純而識見之超悟則又有

似於狂夫狂者取其進道則可以之倡天下而使人

似於狂夫狂者取其進道則可以之倡天下而使人
從之則不可况學之者未得狂者之高潔而先肆爲
無所憑據之論則亦將何所不至哉先生深爲此懼
故窮理踐履一尊信晦翁氏而發之於言若立朝之
奏議家庭之教誨與夫朋友之講學有司之論政皆
出於躬行實得而無一字之侈說參于其間由是而
下學上達見明守固蓋既無徇象執噐之陋而亦非
專事良知以求超悟焉者其諸言行相顧爲中庸之
道者耶和少寡昧不敢爲放言高論及聞先生之學
意甚鄉往以爲不肖如愚者循是以往終無失也每

以不及見先生爲恨茲嗣子諧刻先生之集以其序
屬余嗚呼余不及見先生而得托名於先生之文焉
其亦可以無憾矣

陳梧岡先生文集序

歲丁巳余視學貴竹始識梧岡先生先生者今時正
人負海內之望者也余既接先生見其碩大光明剛
方嚴毅不假人以詞色余亦素耻作媵媵狀先生於
是以余爲同志暇日從先生推求藝文道古今作者
之意間有合焉先生則又以余爲知文乃盡出其著
作示余余讀之若河伯望洋茫然自失蓋先生少聰

慧絕人過目不忘頃刻萬言思若決河廢幾乎根之

慧絕人過目不忘頃刻萬言思若決河庶幾乎根之
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矣余嘗謂文非虛器
將以達已之意而文之於言達已之意者所以形其
實得之際也至其文之於言則博學強記參互古今
其取類也遠其用物也多二者兼焉乃可以立言而
傳諸不朽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世之作者衆矣何傳者之少也意未達而其言不
文也凡人之意皆起於所實得苟未能蹈道履德而
竊取道德以爲言彼知言不托於正則不可示後然
實得之際既歎則將以何者達而爲辭言不文者乏

探索之功而尚餽飭之體摘章摘句割截破碎比如
越羅蜀錦寸寸而裂之又寸寸而縫之尚可以爲衣
乎夫內無得於身心則其源不深外不資於物類則
其蓄不盛若是而文之不傳也宜矣先生光明剛大
之氣培之既久遇事有作直書胸臆其意自見生平
於外物一無嗜好惟廣聞績學政務之餘手不釋卷
或中夜不寐燃膏繼晷網羅諸子窮深入奧非但剽
竊於章句間者故其諸作若不經思而文采煥發自
成大家余竊取而論之謂其意達而言文詎不信哉
先生別有詩集其門人王某氏已爲之序茲以文序

屬余曰吾非敢以行世特以示子孫耳余謂此集如

屬余曰吾非敢以行世特以示子孫耳余謂此集如
金鍾大鏞先生之家固不得而私寶之也先生居維
揚大海之濱昔人所謂扶輿磅礴之氣所會其文章
盖得於江山之助云

師暇哀言序

宇宙內事皆性分事儒者有囊括天地之胸襟有卷
舒古今之智慧皆自其性爲之以性之通乎天地古
今人物者輔世長民常變各得其宜文武惟其所用
則爲經濟又以天地古今人物之情狀會通於一身
者宣其幽渺洩其精華書之簡冊而有緒韻之聲律

而成章則爲文詞二者各造其極而擅其長於一世此君子之盡其性也嗚呼難矣哉三代而下全材罕見游於聖人之門者政事文學不能兼科漢唐諸世勲名將相代不乏人其文辭不少概見必藉於人以傳而宗工鉅儒銘人之德紀人之功纖悉周至俾其人若世歷千載不磨滅然立功報主戡亂定難之事卒不與焉蓋人之精神各有所寄荀卿子謂藝之至者且不兩能而况進於藝者乎故立功立言有一於此亦足以不朽矣今大司馬自湖吳公其殆無之者與公性穎悟以人物表見於豫章既魁其鄉登第歷

豐利二書與司章文論典籍直欲追古作者是時公

禮刑二曹與同輩攷論典籍直欲追古作者是時公以文推卽署間然公留心世務慨然以經濟自任及其守維揚備兵山東督齊魯學政職脩化行名聲籍籍尋擢浙省右丞不一月而績著數倍蓋不試則已試則罔不奏績以故縉紳大夫稱文武爲憲者必屬之公未幾由總理河道進兩廣節鉞運籌決勝動中戎機且於軍旅搶攘羽檄交馳不廢著作其文典要通達詩以漢魏盛唐爲宗而一歸之雄壯渾厚直入古人堂奧然則經濟文章兼宇宙內事公固不得而讓矣公方蒐兵振旅剪除寇巢使海不揚波卽露布

於朝或鐫之海隅山阿誇耀後世或聲之金石管絃
俾工歌之皆公所優爲者此所爲不朽者非耶夫古
之烈丈夫樹勲於已必以勒石刻銘屬之他人雖其
竒功偉業托之以顯然不若出於一人成於一手使
精神命脉毫髮無遺憾寧不爲千古一快哉和於公
先後禮曹且三任監司於公之鄉及是始爲公屬而
又承公命得托名於公文之內其何幸與然公獨步
一世名實加於上下而和也五十無聞甘與草木同
腐輒不自揆僭序公作願公之三沐而三薰之也

吳文肅公摘稿序

古云文章華與峙高下余讀吳文肅公集作而言曰此

古云文章與時高下余讀吳文肅公集作而言曰此
盛世之長技大雅之餘音也其時之所爲乎我明
高皇帝啓運經天緯地獨擅千古沉浸涵郁百餘年
後至成化弘治間而極公之出世正際其時筮仕入
翰林讀中秘書其師其友皆專門名家宗工鉅藪也
公復嚴於自守慎其所與其業之也精其蓄之也久
故發爲文章切實而不虛篇各一意不相蹈襲其詩
吟咏性情能言已志艷詞綺語剜削殆盡卓然自成
一家當時何李輩出號稱善鳴膾炙人口見者驚其
爲洪崖峻壁炫耀耳目也而公獨守故步泰然自得

若清泉白石把翫不足公可謂篤於自信不願乎其
外者矣余得公集以示友人王孚齋君君然余說且
舉集中徐少師狀有云公學問純正爲文一以理道
耻雕斲公之所以論少師者乃其所以自道也嗚呼
其確論哉公在詞林時徐少師實秉國鈞主文柄
而公亦同考順天一時名士罔有遺者其式文家傳
人誦至今不衰夫時方隆盛而二公同出吾邑左右
後先天之生材豈偶然哉余忝邑人生於公後六七
十載世變風移爲文者雜出於諸子百家以尚竒崛
爲詩者幽深窈渺或有取於禪語以爲玄機即余亦

不免於習俗漸染使公而生於斯世其斷然不爲可

爲言者幽深或有取於禪語以爲玄機即余亦
不免於習俗漸染使公而生於斯世其斷然不爲可
知已君不歆羨于當時而肯改易於今日哉余於是
仰止前脩竊有愧矣公性謙讓稿藏于家戒其後勿
刻又未刊行其仲子潯州守驂駟之子豪熊進士皆
嘗付梓亦不果行今諸孫士遇輩若干人謀之于余
余曰此先尚書精神所在孝子慈孫不可不傳也遂
刻焉而余爲作序名曰摘稿者蓋公所著述尚富此
特其十分之一爾

讀戴君伯常集序

錦衣戴君伯常與余交垂三十年矣其貌恂恂然忠

信士也始而刻意行檢紛華利欲泊然不寘于懷既
而有志於道遍交當世賢人君子講求性命之要疊
疊不倦其好善一念出於天衷如此則又曰性命道
德所以經世也苟不達時務則不可謂之學者故自
古今人物以至國朝典制悉加推究通其大畧於
是以其得於心者敷之於言怡然自信也蓋心無內
外宇宙事即性分事世人分性命經濟爲兩途故有
偏枯徇象之弊而戴君兼之其於言宜其沛然也君
問以所著作示余余讀而竒之蓋今之號爲文章家
者締一辭繪一句極力摹倣古人則謂之工求其實

祭反作然焉與古人立言之旨甚背戴君之言不事

際反茫然焉與古人立言之旨甚背戴君之言不事
雕鏤不拘繩墨要自胸臆流出不借耳目於人雖其
論議評品未必一一合於聖賢然謂其無得於已不
可也君好學日新未見其止純其心益握其竅窮其
事益深其源以之立言其有不至者鮮矣余尚得而
見之余既讀君作因書是說於首嗚呼余之所期待
於君者豈淺哉

李氏族譜序

余外家李氏邑舊族也夫舊族者非必其有富者顯
者而稱之即未嘗有富且顯者而爲邑人所指名隱

然如喬木之在茂林可望而不可攀蓋其源遠矣彼
暴發而卒富貴者謂之盛族可矣將以稱於邑中曰
舊族則未也吾邑自國初來稱舊族者曰蔣曰李
不過三數家李爲吾母氏所出余爲童時聞母氏談
外祖兄弟及同堂兄弟聚廬而處友愛篤至即一菜
餚未嘗不同食坐間每舉一二富顯家或禮數不閑
或僭侈過度輒傳以爲咲而因以戒其子弟不惟無
富貴之念而羞稱之若此其所存太樸之風忠厚之
意可想見也何愧乎爲舊族哉夫舊族必有宗宗也
者所以收族也宗必有譜譜也者所以明宗也族有

不月以壯族也宗必有詳譜也者所以明宗也族有

遠近然自祖宗視之皆無親疎其本源支系一有不
具數世之後不將視宗人爲路人乎是故譜之於宗
重也李氏舊有族圖傳自晉陵祖宋丞相忠定公又
有仕爲宣義郎者顯於宋莫考其名正德辛未宗淵
瀛志在敦族乃請于太史文徵仲氏修之而邵文莊
公爲之序是時徵仲謂宣義郎以下既失其傳則斷
自文遠之父元佑始總爲一圖又分而四之亦詳盡
矣嗣是五十六載嘉靖甲寅舅氏蓉川公爲邵武光
澤丞至郡謁忠定公祠得其世系云忠定公諸孫有
名謙者爲晉陵尉因家焉與舊圖合則所謂宣義郎

者爲謙之父有本末可信於是仍祖忠定公而作文
以記其事然譜尚未就從姪煥因公之志廣續諸圖
而李氏之子孫支分代列自是而徃生生不已悉爲
叙錄雖百世可考也嗚呼吾觀外氏詩禮之家文風
日盛今遊黌校者若干人斌斌焉皆聳壑昂霄之器
李氏之興其未艾已若夫富且顯者固其餘事焉爾
余遂因煥之請書以俟之

送李孤山任龍門令序

李君孤山余伯氏友也始余從伯氏受學見李君文
輒心慕之效焉君幼承大父方伯公教恂恂習禮語

不經出余又心慕之效焉君名重士林值時制選士

輒心慕之交焉君公承大父方伯公教怡怡習禮語

不輕出余又心慕之效焉君名重士林值時制選士
於學校督學者以君名應始就公車後竟屢試不偶
余仕乃在君先余能不愧於君哉余任爲禮曹再至
京師君始就職銓部授廣州龍門令親友在都門者
咸謂余當有言噫若君者余固不能無言也自余稍
有知覺以來所見者有二令焉其志操淬礪其心不
欲作流俗吏慕漢循良者所爲然一則高才而畧于
政一則小心而煩其施總一縣之衆聽于一令政有
煩簡事有緩急緩者不嫌于簡急者不厭其煩斯政
體也彼高才而畧者不問緩急一歸之于簡其弊使

鄉里小民身被盜患至不能自直於縣令之庭小心而煩者自人犯笞杖法以下爲之毫分縷析若擲髮而理絲焉事有大於此者精神耗矣鼓舞倦矣其勢多壅格而不行夫以一縣之政若詞訟錢穀盜賊諸課相湏於令者何殷而望令以治者不勝其繁且多也湏之者殷而待之者簡譬之牧牛羊者不求其牧與芻也可乎不可也望之者多而待之者煩譬之以一人牧千羊必一一手與之芻牧也可乎不可也由前所爲則奚用令也由後所爲雖縣設十令不足也故君子致謹乎重且大者而煩碎者或不暇詳何則

前所爲則奚用令也由後所爲雖縣設十令不足也故君子致謹乎重且大者而煩碎者或不暇詳何則

有所縱者有所操也雖然使操縱之權在此則令猶可爲也隸省之邑率數監司監司之於民也遠而令之于民也親遠者常拘于法親者則體其情於是依法以爲急民以爲緩令以爲煩監司以爲簡者則亦以情言乎上而已夫宣上意以行下者令也以下情而上達者亦令也其行乎下者有緩有急則其達乎上者可不以情告之乎告之以情而不惻然爲民動念者則監司之過也嗟夫煩簡之難其難在已情法之難其難在人令胡可以易言哉人皆謂李君文宜高第才宜大用于時乃官不過一令治不過一縣爲

惜余謂君子之樂近民者莫若令其所至難爲者亦
莫若令令苟能稱其職則上焉居清要之地其不稱
鮮矣使地居清要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曷若一
賢令哉李君於世故素號練達持身甚謹而處事甚
周茲行也其能適煩簡之宜審矣其通上下之情必
矣其爲賢令也信矣昔王烈以布衣化盜陳寔以太
丘長著名此其職猶未若令也其聲望赫赫照後世
如此彼以一第爲君少一縣爲君惜者非知言者也
君往矣余將見君之令名當在良吏傳而余雖非居
清要貪祿備負於世一無所補其能無愧於君哉

壽王母夏孺人七袞序

今之言孝者我知之矣紆青紫樹旌旄胥吏逢迎卒徒奔走呼擁於里閭爲鄉曲之所詫見是高官大爵之榮也其次則盛殺饌豐酒漿珍怪之羞遠方之味人力所難致者方丈羅列賓客滿堂觥籌交錯稱觴而願壽是富人貴公子之行也二者可以爲孝乎孟子謂仕則慕君則孝思不專而烹熟羶薌君子不謂之孝然則世之所謂孝者其無乃孝之衰與風俗之壞其始皆起於人之外慕而無情實掩飾於衆所矚目之時而不能體驗於良心真切之際致美乎對賓

拜跪之顯而不能委曲於左右就養之微則雖有官
爵之榮富貴之奉然而愛敬不存焉人之心誰能欺
以誠僞者隆虛名以事親父母其將以我爲孝乎村
夫野人茅屋土宇耒耜而食織紉而衣荷薪汲水一
日之儲僅足以給朝夕而白髮兒齒怡然相安至老
不厭則亦足以樂乎此矣人之所好凡一藝以上自
博文強記以至工詩能文揮毫博奕絲竹音聲種種
嗜玩足乎已則自無待於外况日用倫常動乎真性
苟得其樂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而何暇外慕哉必外
慕以爲足皆其中之不足者也孔門之所從事莫先

於孝存夏高弟也然或不足於敬或不足於色盡孝

慕以爲足皆其中之不足者也孔門之所從事莫先

於孝游夏高弟也然或不足於敬或不足於色盡孝
之實游夏且有愧焉如此彼從事外物者在我據之
以爲功衆人誇之以爲盛則一有官爵者而已矣一
富人公子而已矣官爵在天者也富貴非人所素有
也則夫固窮君子啜菽飲水盡其歡者終身不以孝
名矣彼徼富貴之資奢侈赫奕一旦時移勢歇賓客
散去門館寂寞昔謂之孝今將被之以不孝之名矣
噫實德衰而繁文盛太朴散而矯僞興亦何怪其然
哉然則今之孝者其無乃孝之衰與吾友王君世新
自其少時一言妄出則赧然耻一行不着已則赧然

耻既又知外慕者爲可厭直欲以其身爲流俗之障
其獨行其志而惟恐墜落凜乎如以一髮引千鈞而
臨乎萬仞之淵也其歛華就實而不使喪失兢兢焉
如懷明珠拱璧而夜行於塗也惟其內有所重故在
外者輕舉不能奪吾所好故其重乎內者益專君少
孤依母夏孺人以居始君之父陶軒公佐其父朴菴
翁以勤儉起家孺人遵其指不少爲紛華習甘心澹
泊既而朴菴翁父子相繼淪謝家遂中落孺人怡然
處之無戚容即丈夫能處順逆者弗如也王君事孺
人先意承志自饗殮外囊無餘財而孺人愛王君特

生告不載人聞有勢利事者母子之間喜嬉愉俞其

人少意云志自矜死外囊無餘財而孺人愛王君特甚若不識人間有勢利事者母子之間嬉嬉愉愉其相與樂其壽豈世人所能量哉向使王君榮祿養親鍾鼎肉食而誠心愛敬或不能盡如今日則自孺人今日之視王君者視之不知孰多而孰少也吾觀孺人不難於由富而居貧則其貧賤之無慕乎富貴可知矣王君歲器待時出而大用固其餘事然於奉養也得之也奚以加不得也奚以損乎雖然王君此心在王君自知之者無事勉強無事掩飾性天呈露習氣消除千古相傳在游夏以爲難者王君王君其母以所能者自矜而以不能者自勉可也於是孺人七

十餘爲文以壽之如此勉王君且因以自勉也

壽靜軒曾先生七十序

凡人之樂而習焉者必其志之安於是也古人於一藝一業志苟在焉則終身習之不厭即榮寵聲利不足易也故能用志不分而各以其身幹天地之事今人之志則以習而移矣童而見聞焉有所謂學校鄉舉者則羣一省之人而奔之長而應舉焉有所謂高第美官者則羣四方之人而奔之其有能自足其習而無外慕者鮮矣苟有自足其習而不從事於世之所榮則鄉黨姻族羣聚而笑之曰是何爲此而不爲

人之志則以習而移矣童而見聞焉有所謂學校鄉舉者則羣一省之人而奔之長而應舉焉有所謂高第美官者則羣四方之人而奔之其有能自足其習而無外慕者鮮矣苟有自足其習而不從事於世之所榮則鄉黨姻族羣聚而笑之曰是何爲此而不爲

彼也噫習之移人亦可怪矣夫人以一身而參天地
爲三才豈假軒冕勢位而後足哉蓋必有所在矣農
工商賈各事其事耳目口鼻無愧於爲人至於天文
地理醫卜各專其精而發其志則亦可以終吾之生
矣昔漢之宋大夫賈博士早歲登朝磊落自負一見
司馬季主則噤口低頭卒不能出氣何者彼固安於
習而能以其術通天地之理者也其視軒冕勢位猶
塵土糝糠也而何足以介意夫以季主視今人吾不
知其所言云何使今人聞季主之論其羣聚而笑之
必矣余嘗感古今之變求賢人之隱於下位庶幾如

季主者事之而不可得乃今於靜軒曾先生見之公
少孤而性聰慧作書記誦絕出羣輩公乃棄舉業不
事專心農圃併治醫卜百家之學蓬戶終身若不知
有人間富貴者公子雙羅君文學穎悟弱冠舉於鄉
就試禮部一再見黜即承公命祿仕居貧居卑若無
意於尊富者夫以公之才盡其所長豈不能與一省
之人羣奔而取勝以雙羅君之學待時而動豈不能
與四方之人羣奔而取勝而公父子各足其業斷然
不移此其志必有所重習之而安焉者矣夫不移於
習者其行必無所辱有定於志者其氣必有所伸余

夫之... 雙羅君... 於世之所

未及見公而見雙羅於同省雙羅之爲人於世之所趨者則避之惟恐不深於世之所忌者則言之有所不顧余既已竦然異之君間爲我陳公之行有足多者如於季父也報過於施於舅氏也捐地以葬於親戚也脫簪以周其喪而於其相知也然諾意氣死生不二是世之所尚者公既薄之不爲而公之所重者世欲易之不可豈季主所謂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者與維是公年七十雙羅以余爲知己偕同僚阮君乞余文爲壽余未見公而進言如此使公聞之其以余爲不溺於俗而庶幾知所重者乎抑以余爲

宋大夫賈博士之徒異日見公倘有以語我使余噤口低頭而不能出氣矣乎

壽尊師後齋潘先生七十序

古者天子之事老也饋醬醕爵割牲搃干相與周旋揖讓於國學之中然其意之所重不過教人以孝弟而以天子之尊先之也漢初有孝弟力田之科其後寢廢而重經師彼經師者各以章句訓詁專門名家徃徃據三公之位而決國家之疑其教授弟子無慮數千人而其列於學官也至久不廢然孝弟行則士皆敦本尚實而風俗歸厚至於經師所稱引大率織

綜穿鑿之說多而躬行踐履之實廢虛辭口耳之僞
盛而直方正大之氣衰若張禹劉歆以奸誤國馬融
戴聖以賄敗身此其章章較著者猶且如是豈崇章
句而無實意其弊固然也藉使當時如古之專尚孝
弟苟有若人生乎其間則固羣怒而屏逐之矣而况
列於學官尊爲國師乎故愚以爲君子之垂世立教
行之而無疑傳之而無弊者莫若孝弟且夫三代盛
時精微之學豈無可以傳心者乎聖人以爲可以傳
心而不可以立教也心之微妙口不能言豈惟凡民
不能知雖賢者蓋有不可強矣是以姑示之以孝弟

其大者使之和其心順其德由之以通於神明而精
微之蘊嘿焉而已傳其次者雖不能推之以得其大
而和其心順其德以師禮義厚民俗而不流於章句
之空言是豈非行之而無疑傳之而無弊者乎余自
幼時猶及見吾鄉風俗之美子事其父少遜其長無
少致飾于時吾師後齋先生實爲鄉邦規矩先生之
于孝弟既躬行不倦其訓人也無疾言遽色從容談
吐有足感動人者使其不順之心默然愧阻而後生
小子挾才盛氣倨傲於他先達之傍者一見先生不
覺其赧然耻油然其屈服也今世之高談性命者駕

虛鑿空捕風捉影能言聖人所不敢言而以詩書獵
取名位者抽黃對白榮身肥家又不逮漢儒遠甚至
於孝弟之事則視爲庸常無足竒怪而先王立教之
法遂廢而不講矣先生未嘗談性命而於一切世味
聲利高明所不免者漠然不以掛於懷其冲襟雅量
余竊疑其有得於精微之訓者而未敢窺其淺深也
余少從先生受書聞其所陳說明白正大皆本之禮
義固非漢儒之瑣瑣於訓詁章句間者其化之行于
吾鄉者已推之于冀北閩中然使其生於上古置之
太學天子親身事之以教天下孝弟則豈徒冀北閩

中已也夫既不得以孝弟之身與天子揖讓於國學
又不得以明白正大之說比之漢儒列於學官先生
之用其爲未竟矣雖然孟軻氏曰入則孝出則弟守
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願先生以此自壽而諸生
輩亦以此壽先生其亦庶幾乎可也

壽補菴華年兄七十序

聲利溺於志之不立而放肆始於行之不修若是者
人之所不疑也始有志於立身而終汨沒於聲利始
檢束於名節而終放肆於事爲若是者人之所疑以
爲矜持於壯歲而墮落於暮年者也君子之論則不

然則其立身之時而不知其日受自其檢束之時而

為承持方壯歲而墜落於暮年者也君子之論則不

然自其卓立之時而已知其汨沒自其檢束之時而
已知其放肆何也彼之所事者非心而所着者皆景
也景之在前一善一惡生滅流轉而根器不存俄而
景以情遷精神衰而鼓舞倦身名氣節意味索然則
惡者固惡而善者亦流於惡人以其惡而疑其素不
知自其素而可以觀其流則謂卓立為汨沒謂檢束
為放肆非過也言其無所得者然也夫人當立身名
節之時一念意氣直與古人為徒其視聲利放肆者
為何如人而卒乃同歸焉豈非不知事心之過歟誠
使知事其心則操存舍亡一念之精明常覺其收之

未盡而放之多端敝神竭力以之終身蓋無時可已也而豈若身名氣節之有窮且變哉惟此學不明而人之執象爲心也雖有卓絕之志高世之行矜持於壯歲而墮落於暮年者徃徃皆然此補菴先生之所以爲難也余始識先生時先生年已五十學成而名立余未知其爲心也及先生仕爲戶部權稅江州既以清白顯名未幾而乞致其仕高風完節可望而不可攀而余猶寄以詩曰一官罷後試看心蓋猶恐其斯之未信也比先生數年家居屏棄外務其於故所蓄財帛一切不問而專事於身心性情之間外則確

然不丐而中則日進無已余乃見先生之心矣蓋清

然不污而中則日進無已余乃見先生之心矣蓋清
白於官守而退避於仕途此勉強於節行者可能也
努力於少壯而奮迅於既衰非知學者不能也先生
親賢取友志非不在立身口非不言名節而余獨信
其心者自其不變者觀之也立乎聲利放肆之中而
回狂瀾於既倒出乎身名氣節之表而收竒功於一
源若先生者豈非難哉先生今年七十吳中名士爭
以文爲壽先生謂余不可無言而中丞趙尋齋公撫
臨茲土高先生道義亦以書屬余文壽之余謂七十
壽矣而世所常有不足爲先生壽獨其努力於少壯

而奮迅於既衰知所謂事其心者以振薄俗而明學
術是可以壽先生已以是復於先生併告中丞公不
知然乎否也

壽右臺芹山陳老先生七十序

授之以文武之具授之以煩且難鋒起而應之未幾
而屈且折焉此少年不更事者之爲也授之以文武
之具授之以煩且難笑談之間指顧而辨然其思未
熟而取快一時者元氣陰以消耗此高才而慮不周
者之爲也夫其年資才力足爲世用而事不更而慮
未周則用之不免於有過若是者使之困頓於盤根

錯節以出其踟躕四顧之謀鬱塞於微結糾纏以深
其排難解紛之智所以老其才而用之也今

天子之於大中丞芹山陳公蓋不爲無意矣公壯歲
後仕歷文宗而進至方伯不可謂少也而

天子試之則更授之郡縣凡十年而復顯公才望素
著經歷久而諳練多不可謂不熟也而

天子試之則俾之屈蠖泥蟠凡再挫而未已譬之造
化之於物花草之濃艷者隨時消歇而飽厭霜雪培
植之於歲寒者松柏也大冶之鑄金鑪錘一施鉛氣
盡淨而百煉愈精者真金也余嘗官南曹而公爲司

徒亞卿既得以觀公之政其後余再過淮而公以右
臺督撫則益以知公之詳公之爲人大槩風采峻肅
而持之以凝重之思綱紀難犯而兼之以綜理之密
其鋒不可屈折而其所振舉者皆永遠又大之規彼
少年有才者束手退聽而公也卒爲老成典刑無愧
於歲寒之松栢大冶之真金焉揆其所就豈非困頓
鬱塞之餘亦爲之助與然則公之有益於時爲天下
扶持元氣者皆

天子有以成之也公之先以交趾歸化比於宋之錢
氏錢氏族屬至今顯於吳越間公之後蓋未可量也

公嘗上疏乞居陽羨。朝廷優詔從之，賜予甚厚。其請老也，留之再三，度其不可而後聽焉。蓋古者人君之於臣，未用其才則思所以成之，既得其力則思所以佚之。觀公之報國與國之待公者，可知矣。今

年七月，爲公七旬，初度尚留。京師其子一龍輩居陽羨，陽羨諸生以公之來爲山川增重，謀所以壽之而余也。嘗從公後，則不敢以辭書曰：天壽平格，此君子之進而壽國者也。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此君子之退而壽鄉者也。而和既得從公於朝，復得從公於鄉，兩者皆有榮施焉。其不喜且幸歟。

子之也而善因者也孟子曰其子樂多之限者樂也
 而余也嘗身公於限不準以報善曰天壽平終也
 則美則美若公則留一京朝其子一請章以
 平士凡為公之圖之於公者何味矣今
 公之自來用其木限思所以為之也其限思以
 言公也留之再三與其不何而於報善也蓋古者入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四終



高文彦八打集卷之四





